

28
2
136





先生太和人佐聖問蔡氏專國禁春秋於
不復生在著新教美千篇弟子百人更委秋大
載未俾三而坊賜賜解加銓法師之白號三不位
友兒及門人私謚曰訪節先生

共四十五辨

春秋辨疑序

紹興七年春天子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宸
心惕然懼無以弭天災詔召中外侍從之臣
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拒諫之士一人將延
于廷諏以過失於是兵郎尚書呂公社以銓
充賦其舉詞大略云臣伏觀左承直郎新改
差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
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

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
極春秋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
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有旨令
銓具詞業徼進蓋是年六月一日也銓既進
詞業即日除樞密院編脩官於是先生終已
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
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
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

辯喟然而嘆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
銓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怒
罷編脩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
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
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夜無禦冬
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
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著成易禮
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

未能卒業然凱費之說翫散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群經傳玉音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矚然愈光豈特銓得以亂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涼沁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銓序固辭不可於是乎書門人胡銓序

春秋辨疑綱目

卷之一

春秋非魯史舊章辨

兄弟總辨

遷國辨

卷之二

即位辨

書入辨

同盟辨

卷之三

盟會侵伐辨

弑殺辨

書歸辨

歸入後辨

後說

書取辨

侵伐辨

外夫人書葬辨

卷之四

楚子敗績辨

公孫會出奔辨

戰辯上

戰辯下

戰敗雜辨

言伐言圍辨

輸平辨

卷之五

及會不出內名辨

有蜚辨

不書弑君之賊辨

卷之六

書至辨

石鶴辨

卷之七

諱辨

遂事辨

春秋不書辨

邾儀父辨

敗績辨

卷之八

用致夫用郊辨

大雩辨

大夫伐沈救鄭辨

夫人書至辨

葬稱我君辨

不書來辨

子哀辨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辨

卷之九

春秋字訓辨

王天子天王辨

春秋統辨

卷之十

春秋同號同辭辨

書滅辨上

書滅辨下

春秋辨疑綱目畢

春秋辨疑卷之一

三楚隱士子荆蕭楚著
臨江後學性善周自得校正

一 春秋魯史舊章辨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則史也非經也春秋之既作則經也其文猶史爾而不可以為史法必舉年時月日而後紀事然事事而繫之甲乙則煩而無統於是又度其事之輕重大小其大者若繫國之重者則日其次則月又其次則時此皆因舊史之文也日月例別有論

然史之紀事必須本末畧具使讀者可辨尚書記言之史春

秋則記行事之史雖畧於書亦必有本末使讀者足以辨其事善惡非直率其事之條目而已非如今春秋之簡也案仲

尼讀史至楚復陳曰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之言

此必讀楚史而采其事書於春秋也觀今春秋書曰丁亥楚

子入陳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其終不縣陳

也時楚子欲以陳為縣仲尼讀晉志見趙宣子弑君事曰惜

也出竟乃免觀今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使舊史之文只

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盾之奔未出竟也孔子讀晉志始知

宣子事則是魯春秋舊不載抑孟子以晉之乘楚之檇杞魯

之春秋合而論之則知孔子兼采諸國之說而作春秋益信

明矣案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惡不實其言卒不歸宋財也

案經圍彭城杞城成周皆大夫之事而皆列書名氏獨澶

淵之會悉書人則知其貶也當以左氏之說為信公穀傳以

經質之不足抑衛甯殖曰吾得罪於聖人悔之無及名藏在

於諸侯之策曰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春秋無書逐君之

臣姓名者只書某侯出奔于某而已又案汲冢紀年書稱周

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今只書天王于河陽紀年疑即晉史

由是知未脩春秋辭有本末足以辨事善惡仲尼得以抑其

實而筆削之非魯史之舊章也當是時天下亂甚矣始於天

子失其政柄而諸侯擅權終於陪臣執國命而蠻夷張橫諸

夏遂微先王綱紀文章於是蕩然聖人憂之因國史所載亂

敗之由裁成其義垂訓于世莫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正也

故斷自隱公而下迄于西狩首王而繫月首月而繫事以一

天下之統春秋以事繫月以月繫王以王繫春秋故每年或書

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然後始記諸侯行事言天下之事當

統於王也天下之事出於一則治出於二則亂春秋之亂由

禮樂征伐不出於王也時者天之道也治曆明時以正歲年

以綱天下之朔以作天下之事王之任也故以王繫春所謂

諸侯無王而孔子作春秋書王首月以示一統先王人而黜

諸侯先諸侯而黜王人以明天下之分抑禮凡會諸侯者位

各以命數多少為叙王之公卿則位諸公侯之上大夫同侯

伯元士同子男自元士以下名氏不登於春秋以其微也故凡書王人者元士以下當叙子男之上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又其次大夫僭諸侯仲尼作春秋不予卑者尸大柄故盟會王臣預焉雖微者亦書在諸侯之上示黜諸侯而歸大柄於王也伯國大夫初主盟會則貶之示黜大夫而歸柄於諸侯也此其大致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幽觀冥運之災變近考人爲之得失彰誠意之片善發僞兒之巨姦擬議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天下之統一然後能立天下之政天下之分明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天下之勢正然後能運天下之大若夫負有爲之資居得致之位以立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以運天下之大上律天時下盡人事賞善罰惡不離乎皇極之訓此先王天下所以治也一切倒置而紊之此後之天下所以亂春秋具其義所以告也故曰經也異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

正也杜預見左氏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遂以春秋爲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刊正之以示勸戒是大不然也夫未脩之春秋可謂周公之法既脩之春秋則仲尼之筆也按經書弑君或稱國或稱人稱盜諸侯失國或書名或書爵與夫天王不言出奔所在稱居之類皆亂世之事豈周公先垂此法乎又其文躰三變隱桓之際列國盟會侵伐稱人稱師稱爵政自諸侯出文公之世盟會侵伐始書諸國大夫名氏政自大夫出成襄而下迄于獲麟荆楚之臣始皆登名於策此所謂三變也將周公逆知世變而有此法乎按經子男之臣名姓不登於春秋凡與盟會口書人竊邑弑君之類則植書之荆楚南夷也雖大國書爵不過子是終以夷狄待之也而其臣名氏皆登於春秋又書其主盟主會反與伯國大夫等何也吳初見於經口書吳後書子又書其主會如此又周公逆知二

國之後必大而預垂此法乎且以孔子立於定哀之間上視
隱桓二百餘年倘舊史實簡約如此則雖孔子其如春秋何
信如其說是仲尼述寫魯史爾烏得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
甚矣預之僻於左氏也古野史稱太甲殺伊尹預信其說而
疑尚書所載其無識可知觀其釋例集注該博正荀子所謂
記問之孝不足爲人師此孝者不可不知而輕信之至使後
世操牘載筆者每誌一事綴一詞必欲擅褒貶取合春秋曰
史則然也否則曰春秋不然也其弊之甚至簡而無法若唐
書帝紀只率事件目繫以甲乙於是史書之體掃地矣是預
爲之階也或曰左氏經終於孔子卒後自獲麟之後其文猶
前也非舊章而何曰按獲麟之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左氏
數三叛人而射不在數是則左氏經亦止於獲麟也豈非或
當時李聖人之徒者尊孔子欲見其始終放經而爲之也抑
後之好事者未可知也且使春秋既傳之後掌於魯之史臣

乎藏於孔子乎理必藏於孔氏不當兼記國事與書孔氏卒
如曰掌於魯則所書又不止孔子卒而已如左氏傳終於哀
公二十七年斯足知其妄矣又雖有經文而傳皆无其事迹
決非魯之舊章又明矣或曰然則述史者當如之何而可曰
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直
書其實而已故爲史者患不得其實如得其實而誌之則後
世之善惡自辨矣詎可如春秋之約且有褒貶之旨哉

二 盟會侵伐統辨

春秋所書事僅百數而盟會侵伐居其多何也天下之大政
也夫盟者剗牲歃血要言於天地神明也忠信薄而姦詐起
於是始有相與援指天地神明呪誓口血坎牲以堅其約者
聖人不得已因而用之故周官有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則
掌其盟載之約蓋防狡然者以之合仇錮黨迭相傾軋漸以
禍故其事必司於王官也會者又以施天下之令發天下

之禁而為侵為伐則以致討其不順是數者皆以統一海內之綱紀王者之政春秋書諸侯盟會侵伐庸見天下大政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自隱公而始也周官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又時見曰會則知會為王者之事諸侯為會僭可知矣注云禁九伐之法也司馬法亦云天子會諸侯九伐之法也若夫析而言之則侵伐為重盟次之會次之何也侵伐兵戎之事威天下之柄也盟會則典禮也威柄出於上則人群可合典禮可與天下可治威柄一失則典禮為徒法而天下亂矣故春秋之始諸侯盟會則直書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二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公會戎于潛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凡此盟會之始皆書其爵所謂直書无貶文也見典禮皆自諸侯出也侵伐則貶書之言人人向衛人伐鄭此皆用兵之始而皆貶書人以兵戎為重示天下後世威柄王人尤不可失也大夫初出將兵亦貶書之無駭帥師入極鞏帥師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夫用兵之始而一大夫皆不書氏則知其貶也示後世一國威柄君人尤不可失觀之春秋自東遷而後雖伯侯迭興中國賴焉而周室終於淪敗不克返正則知天下威柄王天下者不可失昭二矣大夫既擅兵其初也不唯功伐著於國蓋亦有勞於王矣逮其末也六卿以之分晉二桓以之弱魯齊吞於田宗衛亂於孫氏甯氏則知一國威柄君國者不可失昭二矣夫小民至愚禮義之善或不能入刑罰之威有所不畏者而至呪誓於天地神明則咸有肅心若其性然聖人慮臣下乘此聚結兇頑易以作亂故春秋於大夫初出盟亦貶之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此大夫主盟之始也及者以爲主故外大夫書人而內不出主名以示貶不與大夫得專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之始也會者外爲主故內獨去柔姓氏以示貶不與得專也宿之盟內外皆大夫而主在內故內

不出主名以重其貶折之盟宋公主之故柔止去氏以貶之
此春秋之書法也當是時政未逮大夫雖或與與盟皆因故
也而仲尼於其始皆加貶文不予之者以盟於國事為重非
忠臣則或以為亂是以慮其後患而示後世俾知防患之於
微也以盟於國為重不予其專也其後政在大夫賴盟載之
約以安國家利社稷蓋有之矣而賊臣弑君叛邑特要言以
自固者抑比之然則聖人不與臣下得專盟與專兵者慮
禍微矣春秋撥亂而作所以防微杜漸其旨大致如此非聖
人孰能脩之於乎上之人能明其教焉則无馴致禍亂之事
矣古者列國皆有兵或三軍二軍皆諸侯帥之以聽於王夫
夫不得專也

三 兄弟總辨

春秋凡言弟者有兄之稱言兄者有弟之稱皆以親貴稱之
也國君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抑親貴而崇君道也君
者人之綱君道或替則无以統正人倫矣故國君雖母弟庶
兄既列為卿佐則稱公子先公之子也而絕其兄弟之稱者
全其君臣之道也將以君臣之義責之也間有來聘齊侯之
弟年來盟鄭伯之弟語帥師衛侯之弟黑肩而稱弟者著其
親貴庸見其未蒞政為臣也未蒞政為臣而使之非正也鄰
國交好則有盟有聘皆所以利人民保宗社東周之時行人
或失辭墮命兩國至於暴骨是与夫帥師動眾皆國之大事
在擇賢者能者非任於親貴也殺世子以邑叛殺世子則陳
侯之弟昭以地叛則宋公之弟辰而稱弟者皆至親而為國
惡甚之也谷梁子曰及其親以惡之其說是也出奔而稱弟
者陳侯之弟黃秦伯之弟鍼衛侯之弟鱣幾千乘之國不能
容其親公弟叔躬卒賢之特書也春秋詳貴畧賤非卿大夫
則不書卒叔躬非大夫特書也盜殺衛侯之兄專罪衛侯也
天王殺其弟甚天王之惡也兄弟天倫親莫厚焉臨制一國

而不能制其天倫之親失政刑甚矣何以爲國至自戕刈者
惡又甚矣或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人道莫重於親豈
有同母則曰兄弟異母遂絕其兄弟之稱耶按公子友公子
牙皆莊公母弟見書於莊公之世皆不言公弟二十七年公
子友如陳二十二年公子牙卒是知凡兄弟云者以親貴稱
以親貴稱者則又各有義也

四 弑殺辨 爾雅吳子盜殺蔡侯二傳作弑蔡侯三家先
儒之說皆通此不論

弑其君殺其大夫文正相對弑其君書名書人書國雖異要
之俱下虐上之辭國語曰下虐上曰弑皆罪在下也蓋以下
對上則稱君故自外來殺諸侯不稱其君非其君故不以下
稱上之辭書也殺其大夫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上誅下之
辭皆罪在上蓋上以對下則稱其大夫故盜來殺臣子若兩
下相殺不稱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故不以上稱下之辭書也

然而殺其君罪在下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殺其大夫
罪在上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君者人倫之首而殺
之至大逆也故在其大臣則書臣著其惡於万世庸見居位
擅勢爲國逆賊專罪之也左氏曰稱臣二之罪也是在其左
右近習則書人此不止爲微者名氏不登於冊亦所以警于
世也春秋之例於臣下微者至爲叛亂亦有特書其名氏如
小國之大夫見於事止書人至有竊邑叛逆則特書名以貶
惡無大於弑逆而不特書者庸見其君狎暱小臣不能閑衛
以致凶殞亦所以警乎爲君者也傳曰左右大親者身危是
也微者无勢位可乘至能爲逆由君媒狎之致可知故春秋
止書人俾觀者知以國君之尊殞於賤微之手所以警爲君
者至其稱國以弑者率國之辭弑其衆者也則其君之失道
亦可知矣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聖人於春秋衆弑其
君則書國此非止著下之爲逆者衆亦足以見其君之失道

冀後之爲君者睹此而知自反也里革曰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致於見殺其過多矣此之謂也左氏曰稱君君无道是也不然弑君大逆書其首逆足矣何必區二分爲三等故曰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王者所以馭人羣臨万国役制天下之衆唯威与福而威莫大於能殺之福莫大於能生之則生殺者威福之大柄王者所執也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无書天王殺其大夫者唯天王得專生殺故也夫能生殺人則能制人能制人則能用之將赴湯蹈火无所不堪姦人乘此所以作乱故春秋於諸侯有殺其臣子者皆謹誌之不子諸侯得專殺也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專乘其君也殺其大夫者以上對下之稱稱國以殺知其君者唯君有國故也弑其君者以下對上之稱稱國以辭者則率國辭也稱國而虜若敖之余也遂殺之楚殺其大夫屈申傳曰楚子以屈申

貳於吳乃殺之則知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者衆殺之也雖曰衆殺之禍變或自君而致君失刑而致其見殺故不去其大夫之號以上殺下之辭猶君与衆殺之也此不止乎罪在上者兼亦譏其大夫也大夫國人之望而至見殺於國人不可謂无罪矣抑亦以警後世之爲巨也書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累及也又著其濫殺也至於殺世子則目其君者惡又甚矣諸侯受封於王唯世子得世守之此王制也萬世之公道也諸侯以國傳其所守者奉王制也則世子者王之世守之臣非特大夫比也而以愛私擅殺之此不止戕滅天性逆乱人理是違制悖道則近於无王矣故春秋殺世子則目之著其惡之甚也謂其近於无王也專殺之罪小无王之罪大殺其大夫專殺也大夫國君之臣不与專殺者防其乘此制不服不逞之徒以作乱杜其漸也世子者君之貳世有國者是王臣也故春秋至殺世子則目其君重於殺大夫近

於无王也凡此書之不同故曰則又有旨焉若夫搆逆造亂
爲國巨蠹罪當殺者則去其大夫之號稱人以殺率衆討賊
辭也鄭人殺良霄晉人殺欒盈是也五等列侯見於盟會侵
伐之類止各書其爵至於見殺則稱其君用見弑者皆其臣
下也五等臣子見於盟會他事亦止書其名氏至於見殺則
稱其大夫者用見其大夫則其殺者皆其君上也凡此不絕
其君臣之稱者著其无罪不當殺也間有不稱其大夫者絕
其君臣之稱絕其君臣之稱而率衆以殺之則知爲國賊矣
三傳於弑殺俱未及其旨而左氏以稱國以殺爲討有罪又
從而釀辭結成其罪於高厚則曰從君於昏於公子變則曰
不与民同欲公子嘉之見殺曰專也成熊之見殺曰楚子以
爲若敖氏之餘也揆成熊與鬬氏同出於若敖鬬極作亂在
宣四年歷成與襄至昭十有二年始殺成熊凡七十餘年矣
豈有歷年如此久復正討其罪此蓋餘黨尔信如此則楚子
之濫刑可知左氏之誣爲尤甚蓋不知聖人所以誌諸侯之
殺臣子者不与得專殺也所以書其大夫者又見元罪不當
殺也間有例當不書其大夫而猶書者則又有旨焉晉殺其
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是也蓋晉衛本藉二子弑君反
國既而畏其偏且慮禍已故殺之故仲尼不討賊之辭書抑
不去其大夫之號者不絕其君臣之稱而稱國以殺者君殺
之二子於天下爲國賊於二侯則爲同罪一体之人故聖筆
不絕其君臣之稱庸見其一体則二侯與弑之罪亦不滅矣
所謂春秋辨天下之邪正者此也又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營
殺其公子意恢不言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名氏不登於
冊聖人重其滅宗故特書之所以勗親之道也大率三子
者於傳不能及究聖人之旨而皆有奇麗可喜之辭季者嗜
焉或不暇博覽詳考或遂引擲其說至於爲害爲亂蓋多有
之如漢儒以春秋不予崩殯而殺矣太子幸而非真矣太子

耳唐人以閻弒吳子而教文宗及誅宦官遂逐去君側至有
如表紹司馬懿之徒信其母以子貴致妾嬖並后僭亂宮闈
後世又比之而是此皆其大者其他挾其偏言綺語飾為雄
辨背道逆理以惑亂人主之聽又頗有焉故李春秋者欲稽
仲尼之心當以經為挾於二家不得不辨也

五 遷國辨

春秋書其迁于某備迁于帝丘自迁其國也凡書皆譏迁國
至大事也國有人民社稷之重而且迁焉以益下而利民故
也故易利用為依迁國取象於益損上益下為益書載盤庚
涉河而迁恐民尽刘不能胥以生礼迁國必大詢於眾是皆
非獨便已而已也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列國大者事并強者
務兼其以國迁皆懼國小畏偏懼亡苟擇地圖保其社稷耳
所謂益下而利民也案書迁者七邢衛蔡各一許居其四皆
非大國也國無小道用則存不道用之則亡傳曰諸侯有道
守在四國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若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政事
脩奉人民和輯遠近競親則四隣為之歸矣夫何迁之有苟
不知此惟偏是畏惟地利是擇偏者无已迁者亦將无已是
徒勦民而擾下耳何以為國故曰皆譏也夫大室三途洞庭
孟門天下之險而國之者不一姓是地利不足恃則為國亦
必有道也春秋譏以國迁者欲後世君子之反其道也春秋
之旨有原情恕之而不責之者有挾義而不恕責之以道者
凡書某人迁某宋八迁宿罪其迁者不罪其見迁者恕其力
不足也此所謂原情而恕之不責之也邢衛蔡許自迁其國
由當時而言亦皆作得已者仲尼一一譏之罪其无政也此
之謂挾義而不恕之言以道也欲君子之反其本也

春秋辨疑卷之一

春秋辨疑卷之二

即位辨案春秋條世君必逾年始稱元後世於其中
使林改元非古禮也

夫即位與元年不可同而論先君之終年不可為嗣君之元年此古史之常也如既為先君之終年又為嗣君之元年則紀歷无次故必逾年始得稱元至於位則有國有天下者世守之不可以虛先君既終則嗣君即之非元年比也案尚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設儀于庭乙丑至癸酉九日百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告諸侯訖王及釋冕服反喪服則天子即位之禮不俟於元年矣夫至憂之時釋衰服冕而不疑於忘哀者蓋人之大倫君臣父子而已父子之恩獨隆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矣故先王制禮大義至恩相為輕重不敢有所先後此万世之達道也然則諸侯正即位之禮不俟

於逾年也亦明矣案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即位戊去癸終五日此直書也昭公未葬當言子
即位季氏恨昭公廢嫡立弟為定公故仲尼書曰公公即位以
見其非正也由是言之未脩之春秋必曰某月日公薨某月
日子即位此史氏之常也既脩之春秋始於元年春王正月
下或書焉下或否焉此聖人之筆也位者國君之大室長子
繼守之不俟逾年更歲然後始即故凡書者非其常也非
常者見其不正也自僖公以前政在諸侯則嗣子廢立由諸
侯也僖公以後政在大夫則人君廢立由大夫也諸侯有國
自擅廢立未失正也大夫而專廢立君權喪矣案僖公以前
獨桓公書即位者不正桓篡兄而立也僖公以後无不書即
位者不正由大夫而立也以其時政之僖之末年齊桓與管
仲屬公子元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
殺羣吏而立公子无虧文之六年晉襄公卒晉人謀立君趙
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卒之廢雍而殺樂幾年而
靈公始立襄公之時齊靈公既命高傅牙為太子及靈公卒
崔杼迎光而立之於魯長則襄仲挾齊殺適立庶季氏恨昭
逐適而立弟則自僖公而後廢立由大夫可知也夫廢立天
下之至危事也當至危之際使嗣子陰默拱手以聽於人彼
无伊尹之志孰不為亂于時三桓專魯六卿專晉田氏崔氏
專齊孫氏甯氏專衛其視逐君如脫屣置君如奕棋至獲麟
之時人君之在位者僅有名号反畏其臣如勅敵然豈能用
其國哉故聖人惡之自僖公而後悉書即位所以不專予人
臣得專廢立也聖人作春秋常事不用書書其非常者著其
不正之失異後君子睹此而反之正也以是防天下後世人
君猶不鑒此使官寺得專廢立而亡國者春秋之戒豈不深
哉三家之說雖異其以元年正月即位之禮同此不考而自
破矣杜預之說亦无案據或曰凡書即位者用見非天子之

命而自即之也自文之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文之
立非无王命而書即位何也或曰書即位者正人君之始也
故春秋謹五始之文曰此孝公羊者之妄也信如其說則書
即位者得其正也則桓之弑兄宣之篡嫡可謂正欵又定以
元年六月昭公之喪然後始得即位亦可謂正欵蓋公羊之
孝有黜周王魯之說故取五始之義唱其端者胡毋董氏之
說非聖人之旨也天子即位後反喪服則所政於冢宰謂之
諒陰三年不言其禮達於諸侯故孔子稱諒陰不言古之人
皆然則知諸侯正即位後所政於上卿古之禮也啖子曰天
子崩諸侯薨既殯嗣子爲君未就祚階之位康王之誥是也
明年正月朔乃就位南面而改元其說皆无稽也人君一年
謂之元乃史冊之常書有太甲元年元禩之類豈爲國之重
事哉案康誥稱尸天子位又安得云未就位其臆說徒可知
矣

書歸辨

凡書歸復歸者皆國逆而受之之辭也直云歸者若始出今
歸耳未失國之詞也蔡侯房陳侯吳二國已滅而直云歸者
不与楚滅二國故以二侯自歸爲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
也衛侯鄭書歸者時文公雖執衛侯歸于京師而衛國未有
篡位者故得爲不失國也曹伯歸云自京師者天子命之歸
也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春秋之時諸侯之奔執而得反
國未有出於天子者曹伯由天子歸之故曹伯不名亦不以
失國之辭書之也豈非列侯廢置天子得專之也欵或曰晉
執衛侯鄭歸于京師則鄭之反國亦天子赦之何以不言自
京師又且名之此春秋之微旨也文公之於衛侯聽元咺之
訟則不待王命而執之及受魯侯之賂始請於王而歸之是
衛侯縱舍在晉而已天子豈實得行其意哉故不言自京師
亦不言自晉而以自歸爲文者所以抑強臣也亦如陳蔡二

侯反國不言自楚者同蓋不与諸侯得廢置諸侯所以一其
權於王也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令諸侯者故曰微
旨也至於大夫公子之反國而直云歸者或國逆若君許之
也如孫林父華元之類君許其反如蔡季公子比與夫鄭突
曹赤之類則國逆之也其有云自某者所自之國爲之請也
穀梁曰自某其有奉焉尔其說是也趙鞅不言自者時晉二
侯請於君而復之非列國爲之請也其云復歸者有所復也
謂初既去矣今始來復已失國之辭也左氏曰復其位曰復
歸亦說亦通按經傳鄭忽出而突立衛侯鄭奔而叔武受盟
衛侯衍亡而衛剽即位故三侯得反國皆曰復歸謂其皆失
國也曹伯襄言復歸者以其執於晉侯拘於宋國其孱弱如
此雖得反國亦非天子之命與失國者同矣元咺言復歸者
咺之反國非衛侯之命也初咺出奔晉訖衛侯之殺叔武晉
文於是執衛侯而歸元咺於衛衛侯懼而聽命故得書歸而
云復者著其位已奪也名其自晉者明其晉納之也故不得
與孫林父華元之比所以惡元咺而罪晉侯也大夫之位予
奪在於諸侯故春秋大夫出奔而得反國君許之則直曰歸
如始出而今歸尔以未失位之辭書之也亦由諸侯自京師
而得反國直曰歸以未失國之詞書之也諸侯之位予奪在
天子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大夫之位予奪在諸侯諸侯
許之歸則不失位矣今咺書自晉復歸著其位已奪恃晉復
得歸尔故曰惡元咺而罪晉文也且天子所以能制天下者
以其擅天下威福之柄也國君所以能制一國者以其擅一
國之威柄也苟惟威福不得自作豈能爲政於一國與天下
哉春秋之時小國大夫或逆節汗行見討逃竄則倚大國爲
之請解求復其位其君不得已而聽之者間多有之如衛侯
聽晉而反孫林父是也仲尼從而書曰自某者亦足以見小
國牽制於大國不得自專其權也凡此非善之善者也特比其

反國而為惡者差善而已谷梁子曰反以好曰歸先儒曰歸善辭也復歸次之案鄭突歸而篡位楚比歸而弑君衛侯鄭則殺元咺公子瑕而後歸豈可謂之善詞且以好也大抵三傳說俱未及其旨不知所謂歸與復歸皆曰逆而受之也其云復者謂其初已失國今始來復也已失國亦弱矣

八 書入辨

春秋書入與歸其文正相反凡云歸者國逆之善辭也凡云入者非國逆之惡辭也歸善辭也有非善亦曰歸者以國逆之也入惡辭也有非惡亦曰入者亦其非國逆也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正也非不善者而書入者以見成周王城已為子朝之黨所劫王以兵勝而入之非王城成周逆而受之也則王室不競亦可知矣許叔入于許異乎齊之小白陽生管展輿之入也故許叔字而不名而三人者名而不名豈非許叔以君亡嗣絕入據其位而三人者或為結紲臣

若外倚強援而篡國也欬然而許叔猶書入者得不以其非國逆之也衛侯入于夷儀比鄭伯突衛侯朔之入亦有間矣蓋衛侯特以微弱迫逐於強臣无他大惡故得不名而突與朔則奪正或逆王命惡可知矣故出入皆名也然而衛侯不名矣至襄二十六年復歸書曰衛侯衎何也曰以其待弑君而後入也故其出奔夷儀皆不名者未有大惡也於復歸而名之者有大惡也未有未有大惡則怨之惡著而後罪之不逆詐之道忠厚之至也苟其禍心突未萌而逆加之罪是鑕刻之吏耳豈仲尼之心哉此聖人教後世用刑必忠厚也若鄭之良宵宋之樂大心皆叛逆為國賊臣故皆書入凡此之類所謂惡詞也然亦有非此例比而書入者如夫人姜氏入豈謂魯不逆之蓋以其取仇人之女薦獻於宗廟忘孝大矣故書入若非國逆焉以惡之是不與受之也所以責莊公忘父讎而教天下以孝也庚辰我入於時鄭伯使宛來歸衎又豈初

不聽命者蓋諸侯土地天子所封非諸侯可得專也苟惟擅
以與人是無王而行也故曰入與稱兵入人之國同文不與
魯之受鄭地也凡此異乎反國而亦書入有微旨也谷梁曰
入者內不受也謂如夫人姜氏則義不可受小白突朔之類
皆非奉國逆而受其說亦通也其書復入者其文亦與復歸
正相反復歸謂初既絕於國其反或國逆而受之也故書復
歸復入則既絕於國而反爲國惡謂謀復而入也按經書
復入者二魚石乘盈是二子皆構逆作亂不勝出奔謀反爲
國賊是知書復入其罪重於書入者也故曰既絕於國而反
爲國惡也魚石實楚取宋彭城封之而書復入者專以罪叛
臣且抑強蠻而存中國也大抵春秋之書雖善惡判於一字
而善惡有輕重之差一字之措抑又有旨焉不可一例拘也
反國者有曰歸復歸有曰入復入此善惡之辭也然反國以
惡曰入小白陽生是也亦有可道者焉許叔入于許是也至
於入王城入成周又不可謂反以惡矣夫入與入初入極
之類又非反國者如此豈可以一例拘哉

九 歸入後辨

或曰春秋之時諸侯之出奔間有庸懦自失柄者迫於強臣
而去不至於大无道者其大夫出奔亦有爲譏構傾軋懼禍
而去者其情可恕而聖筆皆以自奔爲文何也曰專罪其奔
也諸侯一國之君制人而非制於人也至於臣下所逐何以
爲諸侯故春秋以諸侯自奔爲文非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
爲人君者也大夫一國之望也去就以道者也至釁成禍亂
始顛越逃竄何以爲大夫故春秋以大夫自奔爲文罪之也
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爲臣者也蓋春秋撥亂而作欲君子之
反其本也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无惡復入者出无惡入有
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无惡豈知聖人書出奔者固以罪
之矣左氏曰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

歸以惡曰復入如良宵反為國惡陽生則出於陳乞之私豈
國逆之也如趙鞅曹赤之類皆不言所自又豈諸侯納之且
左氏於蔡季歸國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此傳得
其實也則知凡書歸者國逆之而已谷梁曰歸為善自其歸
次之曰歸易辭也蓋國逆曰歸國逆則无仇黨爭鬪之禍亦
可謂易矣比於書入者亦可謂善矣自其歸者外亦為之請
焉非直國人之願亦可謂次也雖然至於突之衰嫡比之弑
君亦有不善者焉故曰二家之說俱未盡得其當也

十 同盟辨

同盟十有四大夫居其一鉉曰凡十有五

凡有携貳之國來受盟則曰同盟初異而今同有季一時誓
之而无彼已之約亦曰同若葵丘之盟則有初命再命又盟
詞云尔无我詐我无尔虞則彼此有約故皆不書曰同也其可
道与否攷之於經皆可見矣如齊悼晉悼卒能服携貳之國
以安諸夏此可道者也桓公再同盟于幽悼公凡三盟書同

而皆能服楚使中國免侵軼之患者皆十餘年鉉案悼公盟
書同者有四成十八年虛村哀二年雞澤九年于戲十一年

亳城北宣成之間中國无霸雖屢同盟旋復畔去徒見諸侯
之不一其无補於世彰々矣至清丘之盟四國大夫皆書人
者敗也大夫同盟始於此此共誓一事之盟也盟以結信與
於季出以人為不足信而要誓於神也小人常情寧恃傲於
君父而不敢慢於神寧有罔於君父而不敢欺於神當春秋
之時盟為國之大事仲尼慮姦人乘此易以作乱故於內大
夫初出与盟皆貶之伯國大夫初主夏盟亦貶之示不与臣
下得專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伯國大夫主
盟之始也故諸侯不序晉大夫不盟也內大夫出盟注在
盟會侵伐統辨篇同盟則又甚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夫同善相資其功必博同惡相濟其害必大君子以與小人
以乱不可不慎也清丘之役雖无利於國亦无敗於事而聖

人重其貶者慎始也其後大夫跋扈挾外援以抗君若姦臣劫衆以叛國亂臣賊子至弑父与君无所顧憚紛紛而起皆賴於要盟焉是以聖人謹於其始雖未有害皆加貶文異後之君子前知事有繫國之重必使權歸於上不專於臣下也自周東遷諸侯擅盟大率要結朋比始乎相軋終乎相併獲麟而後四分五剖遂時爲戰國則諸侯擅盟已不可况大夫乎此周官所以設司盟之職春秋所以不与臣下專盟也諸儒或曰書同者皆美之夫盟之盛者不過齊桓之葵丘晉文之戲土何以不言同也或曰以其同然莫相統一皆惡之則齊桓晉悼何以終亂一諸侯衛中國禦四夷也是皆臆說入之所辨皆執經以削諸儒之謬於經无執則缺之

後說

諸侯有携貳而復來受盟則書同然有叛中國而受夷狄之盟者不書同如展陵之盟陳鄭始從於楚不書同是也所以与其歸中國不許其即夷狄亦足以見夷狄之不可与同也蓋諸侯合而一則中國競々而夷狄微矣離而不一則弱々則諸夏衰矣春秋終吳楚之亂由諸侯之不一也

春秋辨疑卷之二

春秋辨疑卷之三

書取辨

春秋之辭簡而法其旨婉而微褒貶寓於一字可謂簡矣而一字之施復更有義考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不曰微乎是故凡書者本非已有也非已所有而克有之曰取然有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者有因其危弱奄其无備掠得而有之者有以威脅或不義得而有之者而皆云取者著其本非已有也非其所有而取之惡可知矣若夫屬辭比事攷其所以取之之跡則又有義也如公敗宋師于管取郕取須句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宋人伐鄭取長葛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之類此所謂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也取根牟取鄆取邾取鄆取郕取舒之類或因其危弱无備掠得而有之不至屠陷城郭糜爛人民与夫取鄭師于雍丘取宋師于崑皆奄

其不虞悉得而有之而已尔非所謂不用師徒也取鄭師于雍丘直云取者譏鄭之无備也取宋師于崑直云取者譏宋之无備也是故言伐言取者直罪其取者不罪其見取者若其力不足也直云取者著其无備而見取交惡之也取郕取鄆之類是也取郕大鼎于宋則貪賂而縱罪取濟西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齊人取濟西田則我篡立而賂齊取邾田自濼水則晉執其君我取其田此所謂或以威脅不義得而有之是故賂我而言取專罪我也宋督弑其君桓公與諸侯會于纓以成宋亂受賂而反不言宋人未歸郕大鼎而云取郕大鼎于宋者專惡魯也賂齊而言齊取專惡齊也不言歸濟西田于齊執其君而取其田惡又甚矣至於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所以譏魯而甚齊也桓既篡兄而得國夫以堂二之齊豈一糾之能病桓不顧親愛之道既不能宥而逸之反情忍殘賊恃齊之強脅魯殺之惡可謂甚矣書曰齊人者并惡其君臣也莊公之納糾既不願君父之讎而忘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保之拱手索氣听齊殺糾不可謂无惡矣書曰取糾以見糾之在魯不能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又公在乾侯取闞魯邑也書曰取者見國內皆叛公不能有之則昭公之為君也可知矣臣子之惡則又可見矣又齊侯取鄆曰公至自齊居于鄆此齊為公取也昭公見逐於季氏而羈寓于在鄰國莫之恤獨齊侯躬至野井唁之為之取鄆以居之以常情論齊侯可謂有德於昭公矣然齊居方伯之職承伯者之後有甥舅之親不能糾合諸侯以討季氏之亂反昭公于國願為是瑣瑣是長賊臣竊國之權而廢方伯救患之義也故書曰齊侯取鄆觀其文若无故取邑然當坐其罪者惡之也以其不足為義也春秋貴義不貴惠此之謂也左氏曰凡書取易也公谷皆云取易辭也俱未達聖人之旨且公敗宋師而後取郕宋人取鄭長葛

圍而後取之可謂取易乎凡直言取而不言伐者謂之易辭可也如取鄆取邾之類也不可皆通以為例也左氏又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案經文見云伐何得謂不用師徒也又取穀之役公以楚師取潁東田及沂西田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三卿帥師非師徒而何特取濟西田取邾田自潁水齊人取濟西田此三者或齊賂我或我賂齊或人執其君使我得有其地可謂不用師徒尔不可以凡言也三家之說俱未及其旨是不知一字之措復更有義攷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大抵三家以春秋為魯之舊章故每事以例言蓋不知出於聖人之志文同事變則各有義也凡言取公師者悉倖得之也左曰覆而敗之言尺覆沒而勝其說亦通然取者得之稱若但敗不死者則走歸何名為取則當書敗公師尔不當言取也趙氏駁之亦當矣

侵伐辨

侵伐之義左氏亦僅矣而杜征南不能辨詳其旨遂致諸儒紛紛之說蓋亦未嘗質之春秋周官而已尔凡顯然率兵声其金鼓而臨之曰伐率兵直前而不声其金鼓使不覓其來則曰侵抑畧也按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凡以兵討有罪皆曰伐故其總有九也於賊賢害民獨曰伐者此伐之正也民為邦本賢者天下之達尊而賊之害之是内已失民心外必无諸侯之援天下所共惡也故顯然率兵声其金鼓以討之所謂伐之正也負固不服則侵之者所謂不服特過王命尔敢然者負恃險固而已是於内未必失民於外未必无諸侯之援故率兵入其地而不声其金鼓使不覓其來奪其險固以討之此先王用兵之機也侵者占奪之名詩曰侵予之疆侵与襲相似皆不声其金鼓而襲者掩其不備而取之非討有罪之法故不在九伐之數侵則非掩取而有之也攻之春秋書侵有言獲言潰者以非顯然率兵不覓其來故見獲或

致潰也未有言再圍者伐有再書圍者以其侵略不致深入故也按經書來侵者五皆言鄙則知其非深入也趙氏謂侵有破人之國者此指侵蔡二潰而言也齊桓率八國之師以侵蔡二小國不虞八國之師一旦萃其境何所持而不駭且潰也於此益知所諸侵者非顯然卒兵明矣至於伐則有言戰以其顯然卒兵見伐知其來故得結陣而戰也左氏曰有鐘鼓曰伐无鐘鼓曰侵意謂伐則擬鐘擊鼓而進侵則不擬擊之其說亦通也案經齊桓公率八國之師侵蔡二潰者而又遂伐楚豈謂侵蔡時八國俱无鐘鼓至伐楚時始正有鐘鼓此而質之則知左氏所謂无者特不擬擊而已師之自目在於金鼓進退安可無哉公谷及諸家之說趙氏破之當矣然自爲說曰稱罪致討曰伐无名行師曰侵且蔡自北杏會後二十餘年未嘗復與桓公盟會則其即戎替華可知矣後之爲无名乎又侵在九伐之數皆先王討有罪之法何獨於春秋爲无名行師也杜預謂鐘鼓所以聲其罪國語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侵密聲爲擊事也蓋左氏見伐則聲其金鼓侵則密之遂謂鐘鼓爲聲其罪是不知先王用兵之法不同也且侵與伐皆在九伐之列皆是討有罪之兵豈可謂密聲便爲无罪可聲乎杜氏不能詳其失過矣夫兵戎誅殺威天下之大柄統一海內之法王官之所司也春秋之時諸侯擅用大率強奪弱衆併寡卒之四分五割潰爲戰國仲尼誌之以見王者失天下之威柄終致天下之亂異後之君子觀此知威柄之不可失也豈止拘二較其稱罪无名而書侵書伐哉當時戎狄之兵亦有稱伐者豈其亦能用周之禮法也信如預說伐爲有罪可聲凡書伐者皆善之歟是大失春秋之義也或又曰以隙曰侵蓋見司馬遷稱桓公怒蔡姬之故於是與兵討蔡管仲因而導之伐楚故有是說詳經所載蔡畔中國父矣楚爲中國患久矣齊桓於僖初年會于櫟以謀之又

會于貫會于陽穀然後大合列國討之蔡與楚國尤近諸夏故先侵蔡二潰始揚兵臨楚進次于郟如此則豈爲挾隙而與若果由一姬致怒則列國又肯奉衆以從之乎又何以爲齊桓也况召陵之盟春秋猶以爲善侵蔡伐楚亦聖人之所與也齊桓自即位至僖公元年已前凡會遇盟十有三而皆書爵李兵者十有四皆書人以其探夷狄救中國之功未著微之也至侵蔡伐楚始書其爵以其撥夷狄救中國之功已至故善之也或又曰入掘其地曰侵則伐楚次陘二楚地也何以不言侵夫李者不能掘經以考傳記多率拘泥傳記或取雜家之言以解經否則臆說此聖人之旨所以曖昧而多未盡明白也或謂書侵伐者誌其用兵之淺深其說亦非也侵固非深入然亦有深者焉與侵蔡二潰豈淺也哉聖筆區區記其淺深將有何義深者罪重淺者輕乎是不然矣侵伐皆先王討有罪之兵行之不同故其名各異諸侯徒知僭用侵伐之法而失先王所以征之義或顯然稱兵以臨之者非有賊賢害民之罪也有非顯然率兵以臨之者非有負固不服之罪也各自仇黨相傾軋耳仲尼從而志之以見徒有侵伐之名而无侵伐之義此其所以終於暴亂也

外夫人書葬辨

齊侯葬紀伯姬義與楚子葬陳哀公

春秋內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爲外夫人則書卒不書葬降於內夫人此春秋之常也外夫人不書葬而書葬者非常也莊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此三者聖人之特筆也其葬紀伯姬者何以譏錄也何譏爾夫齊襄迫逐紀侯而奪其國而葬其妻是行豺虎之暴而爲女子之仁可惡也非可善也伯姬魯女身死國滅臣子不克襄事魯主而葬之可也反坐視而莫之恤親親之道何如哉故書齊侯葬伯姬所以著齊侯之非正而責魯之忘親之道也所謂文起於此義見於彼交譏之也其

葬紀叔姬宋共姬者何以賢錄也何賢乎紀叔姬曰紀國雖
滅而紀季以鄫入于齊爲附庸則宗廟猶存于鄫也叔姬紀
侯之媵伯姬既卒夫逐國滅无從而歸于魯終焉可也改醮
焉可也叔姬以魯雖父母之邦而父母无存兄弟既故与其
了身沒齒于魯与改醮而事人孰若歸死於其夫之黨以承
紀之先祖之爲愈也於是歸于鄫以奉其祭祀焉而終其身
迹雖涉嫌是亦變之正也語其義足以律淫語其恩足以成
孝婦道爲得之矣不可謂其非賢也聖人於歸鄫与卒与葬
皆書曰紀叔姬者明其守爲紀侯之婦非再歸于紀季故曰
以賢錄也或曰婦人謂嫁曰歸經曰紀叔姬歸于鄫則再嫁
之辭也男女之別人之大倫既爲紀侯之媵又爲紀季之室
其乱大倫莫甚焉聖人於卒於葬皆係於紀者不与其歸于
季也曰是不然也春秋之貶常於其甚焉者加之不一一而
加之也若叔姬實再嫁于季則書其歸于鄫足以見其不正
也又何於卒於葬一一而不与此其証一也凡魯女爲外夫
人則尊与已敵於其卒也已爲之變服九月之喪故書其卒
錄我恩礼所及也其適公子大夫則非已敵不爲之變故不
書卒如叔姬實再歸于季則尊非已敵又何書卒此其証二
也叔姬以隱七年歸于紀莊公子有二年歸于鄫自隱之七
年至莊之十二年凡三十有五年計其歸紀之初年亦不下
十五六合而計之則歸鄫之時叔姬已五十餘矣借使叔姬
欲嫁則紀季豈慕色而納之此又其明証也或曰叔姬妾尔
以奉先爲已任正乎曰古者諸侯一取九女礼无再取故嫡
卒則繼室攝行夫人之事叔姬則伯姬之媵紀侯之繼室伯
姬既卒叔姬則夫之職矣叔姬不以夫逐國滅二其心終身
以奉其祭祀礼用无嫌可不謂賢乎是以書其歸紀書其歸
鄫書卒書葬以其賢而特錄之也不然叔姬妾尔事豈得登
於策哉何賢乎宋共姬曰死或重於大山或輕於鴻毛是死

者非難而死得其所者為難婦人之行以貞為大共姬以禮自將遠火而卒可謂能處死矣卒世一人而已雖古列女何以加諸聖人書其卒書我大夫會葬又書其謚如此者以其賢也春秋之時驪姬禍晉夏姬亡陳文姜哀姜之亂魯宣淫恣縱恬不為恥與夫紀姬蕩姬鄆姬之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无父母而歸不待媒而合逾法越禮比之如此則天下之婦道可知矣若紀宋二姬之守節果多得也哉聖人取此貴於春秋所以經天下之婦道也或曰聖筆特書二姬之葬異於其他惡用知其賢也曰春秋所書詳貴而略賤詳內而略外故魯君則書薨書葬大夫則書卒不書葬降於君也至於陪臣未嘗一書焉內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為外夫人書卒不書葬降於內夫人也至於妾媵則未嘗一書此貴賤詳略之辨也今二姬特書葬是登進而貴之使與我夫人同也登進而貴之非以其賢而何或曰葬一也彼伯姬亦書葬何以不得為賢錄也曰葬雖一攷其事跡則異豈可同也彼初書紀侯大去其國次書齊侯葬紀伯姬伯姬蓋魯女也觀其詞則知其非正故曰以譏錄也春秋有美惡不嫌同辭者以其屬辭比事而善惡自辨正此類也詞同而事異事同而詞異聖人皆有予奪於其間此正筆削之大法知此然後始可與語春秋矣若屬其詞則同比其事則異比其事則同屬其詞則異而皆以一類說之此杜征南左傳之癖耳非善學也公谷大意以紀伯姬叔姬書葬以紀亡共姬以災卒皆隱而葬之夫聖人之作春秋特以垂訓天下後世豈特為一時之隱痛之私情哉左氏謂共姬女而不歸失聖人之旨亦甚矣二南為王化之基關雎鵲巢歌詠后妃夫人能以禮法自閑而已共姬不憚一死以守禮法此列丈夫之所難况於婦人乎况於春秋之時易有過涉滅頂凶无咎以其殺身成仁共姬亦近之矣愚恐後人以所善為非善故特詳春秋之說

春秋辨疑卷之三終之也

春秋辨疑卷之四

楚子敗績辨

案左氏傳鄢陵事楚王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子反曰側忘君師敢忘其死嗇子與子木言鄢陵之役曰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則楚師敗績可知矣而經書楚子敗績非特幸其重而已斥言其敗甚其惡也谷梁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若然假如君雖傷而師則勝又可謂敗乎公羊亦曰王夷也則宋公傷於泓吳子傷於檇季何得不稱敗乎其說皆知幸重者而不知聖人有微旨焉凡春秋書戰師敗而君死則曰滅沈子胡子是也師敗而君亦傷焉亦止曰師敗績而已以衆為重故也于泓于檇季不稱宋公吳子敗績是也独此斥言楚子之敗者所以去其惡也叔時稱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

以動而疲民以逞卻至亦云楚有六間則楚子之惡亦可知矣當是時晉厲雖无文公之賢而其大夫輯睦不失伯主之政晉國強盛諸侯服從楚既貪楚不道屢軼上國爭主夏盟卒不量力以致身喪師敗是自取之也故聖人斥言其敗所以甚其惡也春秋所書有違常例者皆有旨也是故梁人書其亡者自取其亡也鄆直書其潰者自取潰也王室直書亂自亂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楚子敗績自敗績也凡此皆所以甚其惡而以警訓于後世也先儒有曰楚子傷目而退師實不敗故不言師敗經書楚子鄭師敗績則楚子敗績矣豈獨有一人之傷而可謂之敗績是不思之甚也

公孫會出奔辨与叔段不言叛同

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此与華亥自宋南里出奔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罪正同不書其叛者蓋時奸謀逆節既兆國人竟之未及發遂奔故不言叛然而猶書自鄭者庸見抑乎鄭也書出奔者庸見不容於國其為惡可知矣所以如此書之者不使奸臣之幸免所謂春秋誅意正此類也或謂不書叛者不告耳未及春秋之義耳公羊曰不言叛為公子喜之後諱也君子之惡止其身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此乃常談非君子之篤論也夫君子之於善惡非怒而加之斧鉞也非喜而崇之名器也方其通天下之故成天下之務則好惡与天下同天下之所惡則從而罰之天下之所好則從而賞之賞罰君子无容心焉是以賞公乎善无敢投隙以微賞罰公乎惡无敢側目以怒罰此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也如謂賢者子孫雖為惡猶當諱之是罰不行於賢者之類何以為直道也夫以商紂夏桀皆聖人之後至其罪浮惡溢湯武合天下而誅之管蔡二叔文王之子王季之孫咸以惡誅其事播於詩書仲尼從刪定之而不為裁減者无

容心焉耳何獨於春秋以一公子之賢至其後裔雖為國惡猶為之諱是豈春秋之義也谷梁子曰自鄭專乎鄭也曰公孫何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人臣不以邑叛常事豈足錄哉抑實命卿故姓氏得書於策耳凡春秋書出奔者皆罪之矣春秋之時大夫公子之出奔非以富侈強逼見猜懼討而竄則汙行逆節既著國人同力而逐之亦或同僚自相傾軋不勝而亡未必皆有元惡巨罪然仲尼不書其事而只稱某氏出奔者專罪之也夫君子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可則進否則退用智於先見幾而作何詎不能自措於無難之地而有奔亡之禍哉故聖筆不書其見逐皆言其自奔專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也有書自某邑而奔者用見其專邑以叛不勝而亡正公孫會之類是也間有變文書某侯之弟出奔者亦見其兄之不能容兩讖之也蓋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隆君臣之義而抑兄弟之恩者无他人倫大綱君臣父子耳君臣之義不隆則上无以制下人倫之道或幾乎廢矣故兄弟不得以屬通間有兄弟云者皆有微旨也若夫本无罪惡避難而出則不書齊襄之乱子糾來奔不書於經是也

戰辨上

外戰書於春秋者十有六書人者四莊二十八年甲寅文七年于令狐十二年于河曲昭十七年于長岸書諸侯者七僖十五年于韓十八年于靡二十一年于泓二十八八年于城濮文二年于彭衙成十六年于鄆陵定四年于柏辛書臣者五宣二年于大棘十一年于邲成二年于新蔡哀二年于鍼十二年于文陵言戰不言敗三令狐河曲長岸敗不言師一甲寅之戰衛人敗績戰不言及一河曲是也不言敗而言獲一戰于韓獲晉侯直書其侯敗者一楚子敗績夫敗未有言人者衛稱人何曰所以惡衛而其齊也案傳惠王命齊侯伐衛

以其助立王子頹衛侯不服而与齐戰故書伐書戰以見其
不服惡之也次書衛人敗者不与臣下有師眾以敵王也其
不地何伐宋戰于宋不与齐戰于衛也五大夫奉王子頹作
乱惠王有致之豈特衛侯之罪况其既死縱可罪已易世矣
惠王不能省躬罪已而謀動干戈於下国豈明王之幸齐侯
不知獻可替否從義不從君之道遽擁兵以殘人民豈賢方
伯之所為又况取賂而还辱王命乎此齐侯所以敗書人甚
之也敗齐侯則不予惠王伐衛從可知矣不然春秋奉王命
伐罪止此一役烏得不善齐侯哉其言戰不言敗何曰勝負
敵也或畧之也令狐河曲以秦晋之迭暴長岸則吳楚非中
国故皆畧之所以惡之也不言敗而言獲何曰所以惡晋侯
也三施不報以致韓之役猶且復諫違下是自取獲之道也
敗未有直書其侯者楚子敗績何也曰甚楚子之惡也棄好
賣盟好時以動而被民以逞自取敗之道也或曰君獲不言
不言及曰二国自殺役以來迭與師眾報償其戰已亟矣故
聖人至河曲之役不別其主客而一其罪且略其將師而甚
其惡也主客皆書人虜之戰何以言宋及齐曰宋公爵也以
尊及卑也夫以內及外以大及小以中国及夷狄春秋之義
也戰未有不日其不日者何曰春秋以民為重戰用民命故
皆謹而日之其不日者史之缺也如日食未有不書日亦有
不書日是知史有缺文也或曰泓之戰宋公及楚時楚莊王
敗書人也城濮之戰晋侯及楚人柏卒之戰吳子及楚人而
邲之戰則晋荀林父及楚子鞏之戰則晋魯曹衛大夫及齐
侯何楚之大夫皆書人也曰晋魯曹衛中国也故君書君臣
書臣若夫楚則春秋之夷狄也昭襄之時君臣皆得書於經
者非善之也著其強盛也然嘉好之事若侵伐之類則書之
臣之姓氏猶可言故也至於戰則与我為敵矣君而敵我尚

可言臣而敵我甚矣故其大夫皆書人微之也所以存中國而抑夷狄也文陵之戰直書矣尤畧於楚其義亦同故也

戰辨下

春秋書內與外戰凡七不言及者一桓十一年于郎是也書及者四桓十二年于宋十七年于奚莊九年于乾特僖二十二年于升陞是也言會諸侯及戰者一桓十三年己巳之戰

御會外大夫及戰者一成二年于鞏郎之戰不言及何曰齊

衛鄭之君无故與兵加于我故不言及而曰來戰觀其文若三自自戰然所以甚三國之毒衆也宋之戰不出主名何曰

我與鄭无故與兵加于宋故不出主名觀其文若魯鄭自戰然所以甚二國之毒衆也春秋書戰二十有二於內始於郎

於外始於宋故聖人於此二役深誅其首惡莫後世觀此知戰之不可輕用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春秋之戰

不得已平其四書及並不出內名何曰率國之辭以衆爲重也春秋內戰與平不出名不與公與大夫只書及而已蓋戰

則毒衆平則解憤釋怨衆獲免於干戈之役其禍不只繫君大夫而已故二者皆率國之辭以衆爲重也衆實國體存亡

系焉孟子曰民爲貴君爲輕是春秋之義也己巳之戰何以言公言公曰可言也外有鄭伯紀侯與焉故也敗其師何以言公

曰我勝故可言也戰則我敗不可言也己巳之戰何以不地于郎于奚于升陞皆魯地唯己巳不地也曰諱之我國都也

乾時之戰何以不諱敗曰春秋之微旨也春秋之義有不恥者亦以不恥書之故有微文以見義者亦有因其不恥直書

以著其惡者會于稷以成宋亂乾時之戰我師敗績是也桓公內則弑君篡國外則成亂受賂納其賂器於大祖之廟恬

不爲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亦无所迴隱莊公忘齊襄之殺其父爲之主婚會之伐衛及之行狩共之圍郕恬然不以爲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亦无所迴隱此所謂因其不恥而直

書之以著其惡之甚也

戰敗雜辨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城濮之役晉文所以攘夷狄唯此可以當之鄢陵之役雖無桓文之功亦以中國而敗夷狄抑其次欤不然比泓與邲之役反見敗於夷狄者異矣至於河曲之役則又甚可惡也春秋內戰始於邲外戰始於宋聖人於此此二役特異文以書之誅其首禍民也由是知凡書戰皆重其事也其所與者信乎彼善於此而已尔至其書敗者亦然春秋之時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列國有能戰而敗之比之中國而敗中國與夫反見敗於夷狄者有間矣然中國之敗夷狄夷狄之敗中國聖筆尤與奪於其間哉曰此春秋之微旨也夫四夷之於中國猶望舒之對太陽雖不能相無而明暗自殊至於猖狂跋扈侵軼莫制由中國之失其御也詩不云乎小雅小雅終廢則四夷交侵書曰无怠無荒四夷來王故聖筆一類書之以見中國之失道而後四夷乘之也且聖人於春秋既與桓文之攘夷狄至於其他之伐敗侵戰夷狄者又一一而與之則後世徒知利兵堅甲以服四夷而驅吾赤子糜爛於不毛之地將接迹而起則彝于因壘不足取信文德來遠殆爲迂濶之談愚於此見聖防世之慮深矣

言伐言圍辨

春秋之文出則聖人之筆削一事之誌或詳或畧而予奪在其間不可以常例拘也凡伐國不言圍邑卒國爲重此其常也間有兩書所以甚其惡也或曰僖之六年齊桓率諸侯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盟也桓公屢合諸侯以獎王室衛中國而禦四夷雖盟會侵伐不自天子出可謂變之正也鄭伯不從其約不可謂无罪矣何以書伐書圍曰鄭之叛華與諸侯而伐之可也遽入圍其邑如此是徒恃兵力之強耳昔者有崇

不道文王伐之不服進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鄭之逃盟未若崇之不道桓公能為文王所為乎鄭將聽命不服矣惜乎不知出此唯務以力服人故聖筆再書其圍以著其甚也或曰然則凡書圍皆非善欤曰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三十年伐鄭圍新城與二十八年圍許是皆桓文之伯欲一諸侯以尊天子同楚國以禦四夷以他比比為善矣所謂可道者也与夫襄之元年列國大夫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之叛也比哀之二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為子拒父者不猶愈乎觀彭城系於宋而戚不系於衛則聖人与奪之意在其間矣或曰若然新城之役何以猶甚齊桓也曰聖人褒貶各於其等加之不可一例論也齊桓公方伯也不能敦德崇禮以服畔懷遠惟兵戎師武是賴豈方伯之道哉故討鄭之役再言圍以方伯之道責之是責賢倍之義也且桓公自即位以來盟會則書爵侵伐則書人至召陵之役後侵伐用兵始出其爵則聖人貴文德賤兵戎可知矣伐鄭之役亦書其爵則與其討鄭亦可知矣然猶書圍新城者豈非責其不能退反自修遽恃眾圍之也欤或問曰魯自圍其叛邑聖人書之與圍外國邑無異何也曰是春秋之微旨也夫為一國之君听一國之政威不足與有制德不足與有懷而陪臣至於掘邑以背則國無政刑可知矣臣竊邑叛其罪顯君失政刑而致巨之叛其事微春秋之作所以明微也故不書叛而直書圍其者專以罪上也所以端本也異後之君子前睹而後自反也

輸平辨

隱六年書鄭人來輸平左作渝平曰更成也說者云變更前惡復為和好非也凡言渝者變壞之辭如渝盟者變壞其盟而不賴之也果書渝平則與渝盟之類同是與鄭未有好案

經前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八年鄭伯使
宛來歸祊則此年與鄭講和明矣蓋非渝字當從二傳以輸
爲正四年翬既會宋伐鄭五年宋又伐鄭圍長葛鄭伯畏魯
復與宋連兵攻已故使求平于我必曰輸者有所輸也委送
財幣之辭也傳曰晉饑秦輸之粟則知輸者委送財幣之詞
得非厚財幣以求平于我乎平者有不平也謂已構怨憤齟
齬今講好使彼此解釋如初故曰平也平則兩國和好民得
捐戈舍甲反撥襖於畎畝之中其利不止系君大夫而已故
春秋凡平雖使行其間不書但卒兩國以民爲重及齊平暨
齊平是也及者至我而書暨者及之難辭不得已而相及若
與鄭平二國之愿當主我而書曰及鄭平如不得已而相及
當曰暨鄭平今不言及不言暨而曰鄭人來輸平者用見鄭
有所輸而求平也魯鄭兄弟之國魯不願兄弟同姓之親會
宋伐之俟其厚幣有輸於我然後與之平惡甚矣故聖筆變
常例書之曰鄭人來輸平專罪魯忘親之道也春秋凡外
國有事來魯譏獨在魯則畧其外止書人齊人來歸衛室是
也此書鄭人譏獨在魯可知矣其後鄭伯尤歸我以邑則此
年來平有輸益信矣公谷云輸者墮也鄭與我未有成亦不
足取果我與鄭未成安得八年有歸祊之事孫復謂輸誠來

平亦臆說也

春秋辨疑卷之四

春秋辨疑卷之五

及位不出內名辨戰與平皆不出內名戰自有論

周自東遷而後其禮法之在天下諸侯擅僭就盡故春秋所書事大致非正也然而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聖人經世隨變不泥常舊故有微文以予之者有貶以其惡者有直書而善惡自辨者有諱避以見其義者凡經書公及其者與大夫及其之類著其內為主也書公會某大夫會某者著其外為主也其善惡輕重歸于主者耳有書會而不出內名書及而不出內名者亦有貶焉抑且有義也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其不出內名何曰示獨貶乎莊公也夫齊桓公之霸服強輸弱寧輯華夏列國從之則安叛之則危曷為貶乎莊公曰莊公之父見殺于齊襄是魯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襄死桓

立讎雖易世人之子之心當如何莊公前既與齊桓盟于柯矣
今桓大合諸侯公又往焉魯無不忍之意豈孝子之心宜若
是忍故聖人不言公會以示貶焉所以勗廉恥而教天下以
孝也春秋之貶常于其甚焉加凡盟或彼此有約至于同則
與之同矣讎人之子而與之同可乎是于柯猶可言也于幽
甚矣故不貶于前而貶于此若使莊公之念父讎為不可忘
願為社稷計抑不可役齊桓之功著矣不與隱忍含恥以就
之則不可罪矣奈何恬然不少置懷也或曰此會獨不出名
何以知莊公之不恥也曰以經知之雖齊衰之在公為主婚
會之伐衛及之行狩共之圍邾聖筆一一著之用見其無恥
此不待貶而知其惡矣今桓合天下之諸侯而同之公亦同
焉無恥甚矣是亦聖人獨于此內一貶乎公而外實予齊桓
所以書齊桓之爵也夫忠孝廉恥人倫之大閑猶飲食膳羞
不可一日而忘使為臣子俱無廉無恥不忠不孝雖有四海
惡得而治諸先王所以制復讎之禮者豈謂申孝子之冤而
已哉誠恐忠孝之薄于天下也如魯莊公者又烏能免于聖
人之貶哉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其不
出內名何曰貶其背中國而與夷狄也是時齊桓公既歿諸
侯莫相統一夷狄復肆侵軼宋公首舉曹南之盟紹霸業雖
無齊桓之賢其志亦足予也列國不能與之同心協力捍衛
中國而復引強楚為齊之盟卒使楚人得志執宋公子孟敗
宋師于泓圍陳伐齊方行上國衣冠之俗幾于遂泯故聖人
于此外皆書人而內不出名以示貶焉夫四夷可以兵威不
可輕以禮讓接爾以禮讓則必啟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
後爭主夏盟至靈王即位遂大求諸侯為會于申執徐子殺
慶封誘滅陳蔡而戕殺其君臣至于投龜詬天欲必吞噬寰
海其後吳越繼興效楚一轍中國遂橫潰輻裂無可奈何
而春秋終焉本其由來皆諸侯有以啟之也然則夷狄何可

輕與同事哉是以春秋許夷狄不一而足齊之盟所以不免
聖人之貶也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其不出內名何曰貶其踰禮而要上也
夫楚自泓戰以來猖狂不道鯨吞虎噬陵暴夷等列國之君
俛首從之晉文奮起征曹伐衛敗得臣于城濮盟諸侯于踐
土夷蠻禡却諸夏復競王室復尊功足錄也然文公既再召
天子盟盟矣又使大夫致王臣盟列國于翟泉是皆扶上
以臨人瀆大典而傷名教如此何可言也故聖人于此外皆書
人而內不出名以示貶焉夫王者之能制天下以其尊無與
抗勢無與敵不可得而屈也如得而屈諸庸詎不能制天下
必至于失天下此晉文雖有蓋世之功振主之力翟泉之舉
猶不免于聖人之貶書及盟而不出內名者四隱元年及宋
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是也宿之盟何以主客皆不名曰不
與之也夫盟會之禮天子或以發邦國之令而申天下之政
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隱桓之際諸侯无大小皆專
而行之文宣而下大夫无內外皆專而行之不正甚矣聖人
惡之故春秋之始諸侯爲盟會則直書之以著其不正隱元
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大夫爲盟會則貶之以甚其惡
及宋人盟于宿是也至於文之二年垂隲之盟始出外大夫
名氏譏自是政在大夫也自文公以前有書內大夫與諸侯
盟者以其重在諸侯不俟貶乎內而見也說者以宿之盟俱
微者是未及聖人之首也隱桓之際政未逮大夫况微者有
專盟會之事乎且微者之事聖人不登之於冊以其位卑權
輕不爲國利害此所書之大法也夫上下有常勢尊卑有等
衰不可踰也上之所爲下者不得而擅卑之所事尊者不得
而親易此亂之道也是以春秋尤謹於名分今齊以高偃盟
莊公晉以處父盟文公是以大夫敵國君也魯不使正卿盟

輕與同事哉是以春秋許夷狄不一而足齊之盟所以不免
聖人之貶也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其不出內名何曰貶其踰禮而要上也
夫楚自泓戰以來猖狂不道鯨吞虎噬陵暴夷等列國之君
俛首從之晉文奮起征曹伐衛敗得臣于城濮盟諸侯于踐
土夷蠻禡却諸夏復競王室復尊功足錄也然文公既再召
天子監盟矣又使大夫致王臣盟列國于翟泉是皆挾上
以臨人瀆大典而傷名教如此何可言也故聖人于此外皆書
人而內不出名以示貶焉夫王者之能制天下以其尊無與
仇勢無與敵不可得而屈也如得而屈諸庸詎不能制天下
必至于失天下此晉文雖有蓋世之功振主之力翟泉之舉
猶不免于聖人之貶書及盟而不出內名者四隱元年及宋
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是也宿之盟何以主客皆不名曰不

與之也夫盟會之禮天子或以發邦國之令而申天下之政
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隱桓之際諸侯无大小皆專
而行之文宣而下大夫无內外皆專而行之不正甚矣聖人
惡之故春秋之始諸侯爲盟會則直書之以著其不正隱元
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大夫爲盟會則貶之以甚其惡
及宋人盟于宿是也至於文之二年垂隴之盟始出外大夫
名氏譏自是政在大夫也自文公以前有書內大夫與諸侯
盟者以其重在諸侯不俟貶乎內而見也說者以宿之盟俱
微者是未及聖人之首也隱桓之際政未逮大夫况微者有
專盟會之事乎且微者之事聖人不登之於冊以其位卑權
輕不爲國利害此所書之大法也夫上下有常勢尊卑有等
衰不可踰也上之所爲下者不得而擅卑之所事尊者不得
而親易此亂之道也是以春秋尤謹於名分今齊以高偃盟
莊公魯以麴父盟文公是以大夫敵國君也魯不使正卿盟

蘇子是以國更敵王臣也其亂上下尊卑之分如此將不可
以訓矣故聖人於此三者內皆不出名以見其義凡公與外
大夫盟非大夫專仇公自屈體與之則書人公及言人盟于
苞來之類是也外大夫專仇則名之以著其惡今書高偃與
父則罪其專仇亦可知矣雖然高偃不去氏而地名處父去
氏而不地盟何也曰防之盟莊公欲婚于齊雖高偃之仇亦
公之志至處父之盟則晉侯以文公不朝為是故屈公與其
臣盟是魯之恥也故處父去氏以重其貶不地其盟諱之也
或曰處父不氏未命也抑次年救江書陽處父豈至是始命
之也重其貶可知矣或曰蘇子書及盟烏辨其與內微者曰
王之卿大夫其尊與國君同如文公與之盟則勢均位敵不
俟乎貶而後見其不正也春秋自文公之世政在大夫故大
夫盟會則書人今內不出名用知其微者也故曰春秋之有
貶而後見其義者此之類也書及伐而不出內名者二桓十
二年及鄭伐宋戰于宋故不在此數并在戰說桓十七年及
宋衛人伐邾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是也之二者非獨罪
其專兵又有旨也據左傳宋與邾爭強而伐之是伐邾者宋
志也桓公背趙之盟從宋伐邾其无故棄信毒民如此惡甚
矣故聖人不出內名以貶之書及者以我主之專惡於魯也
伐陳之役魯實受命於齊討陳以轅濤塗之誤道也是時伐
楚方退師未返國非公親行則大夫帥師以往今內不出名
者不與魯受制於齊也書及江人黃人若我帥二國者不與
齊桓之討陳也諸侯受命天子正也諸侯而受命於諸侯非
正也陳大夫不欲諸侯之師返由己者師不整也齊侯知討
人之罪而不能省厥躬豈古賢方伯之事哉故聖人不與其
伐陳也此二役俱非微者其不出內名皆不與之亦各有旨
也凡書戰與平皆不出內名何也曰率國之辭以民衆為重
也平則釋憤解怨民免於干戈之役戰則驅民之死地其利

與禍不止繫君與大夫而已故二者聖筆不出內名率國之
辭以民衆爲重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民爲貴社
稷次之君爲輕故春秋所書大致亦以民事爲重又凡外大
夫來聘而後盟者盟在大夫也故內皆不出主名不予其專
也成襄之世諸國大夫專權尤甚雖承君命來聘復自要結
信誓以從其欲故不出內名示不與也至定哀之際諸大夫
仇君而致國或自相傾覆皆藉外國之援爲其禍兆基於專
盟矣此聖筆所以一一書曰謹其兆禍端故也成三年冬十
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十年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使卻擘盟襄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凡此者皆以
來聘而後盟者只書名不書其地在其國都可知惟盟于劉
獨地名者非其國都也天子會諸侯或有大疑則爲壇盟于
都城之外魯侯與列國大夫盟于都城之外其惡可知矣公
谷之說得其義先儒或曰不出內名則公爲之從簡辭也春
秋之辭雖簡而必使足以辨事實不如是之簡也

有蜚辨

聖人於春秋記災異記災重其害及於民記異者人道失敗
而兆禍亂皆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冊故一穀之
災必書而月蝕之變不書以月食者常事而穀爲食用一穀
一登民或艱食示愛民也春秋一災亦書定元年十月隕霜
殺叔是也公羊云一災不書非也或曰周之十月乃夏之八
月未當隕霜縱隕霜未當殺物此記異也若然但書隕霜殺
草足矣何必指言叔也蓋不知聖人以民食爲重一穀不登
亦書示後世之憂民故也莊公二十九年書有蜚說者云乃
壚蟹即真盤臭虫果尔則非災非異聖人何錄焉按山海經
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殺正

此物也郭璞注其蠶云蠶之既名体似无害所經枯竭甚於螭
厲万物微慎思尔遐逝凡言有者皆以有為非常也非常者
謂非灾則異也按春秋書有蠶後中國雖伯侯相繼而干戈
歲侵勞役日滋自成公而下比文公以前年代相若而侵伐
盟會弑滅叛乱幾陪於前獲麟而後強弱相并遂峙為戰國
極於秦氏天下生靈糜殘於兵役矣蠶之為兆抑信然或曰
先儒謂春秋記異不言其事應子今云矣云何曰是非達者
之言也天道遠固有不可得而知亦不可以一定而論然天
事恒象禍福之來其兆必先故春秋於變異雜人事而書之
將使智者觀焉則自得之而中人亦知恪敬天戒恐懼脩省
不敢自逸此其大旨也其所記者豈徒然哉此未易與淺學
者論也或曰鸚鵡言有來巢何也曰鸚鵡於他方為常禽非
以巢育於魯為無傳云鸚鵡不踰濟故書有書來如自他方
而來書巢此亦記異也蠶蟻之類非常物故直書有而已夫
神以知來凡祥與異皆來事之驗史氏所載抑班可攷而
漢儒不達多附會為之說故使好辨者謂皆不足信蓋亦未
之思耳

不書弑君之賊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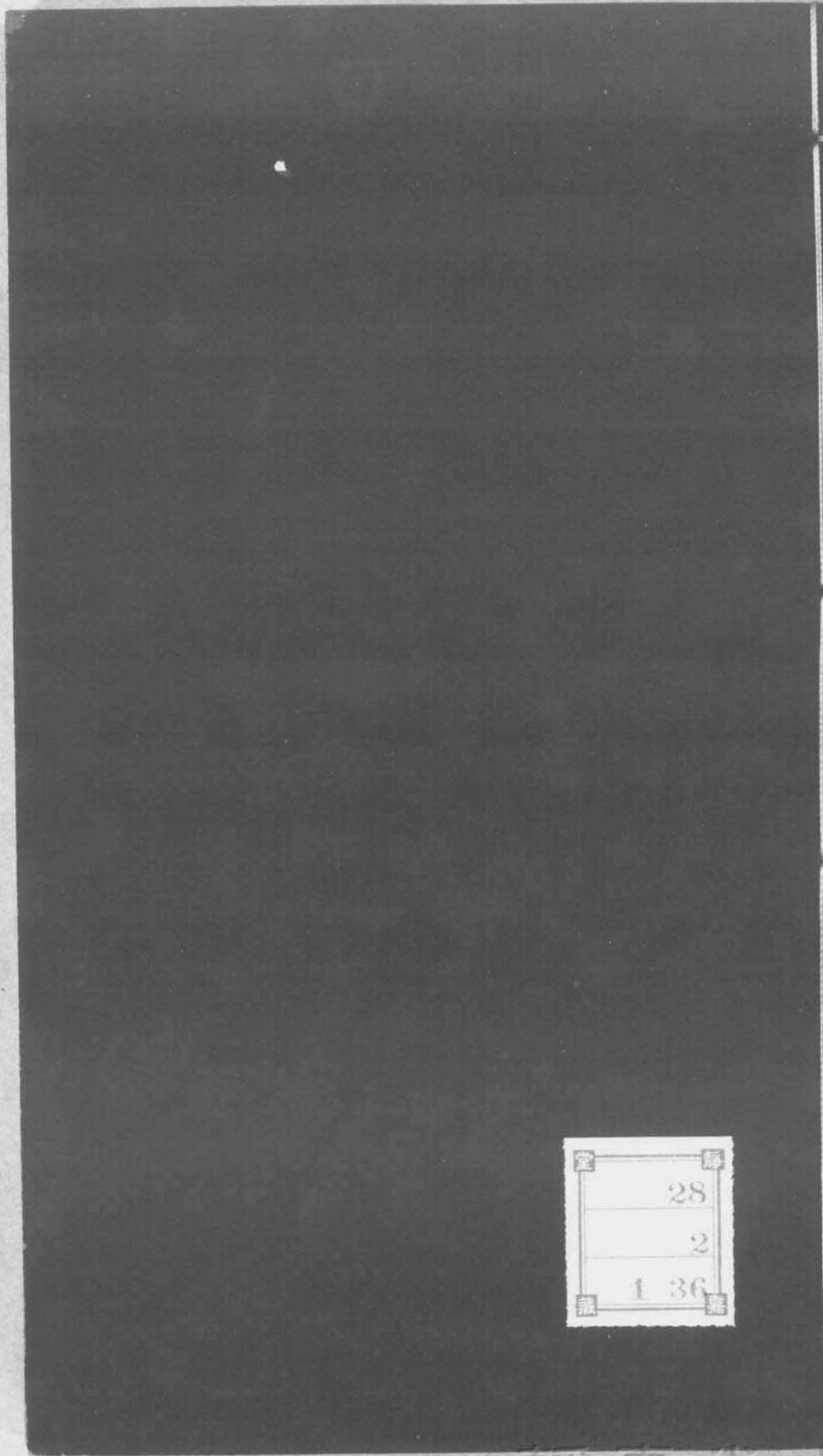
春秋之文有罪衆人之所不罪者有疑衆人之所共疑者罪
衆人之所不罪不與奸人之幸免也疑衆人之所共疑慮无
辜之濫及也書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皆聖人垂世之軌範
也是故許止之進藥趙盾之出奔楚比之劫立歸生之俱譖
陳乞之泣訴皆非親劓刃於君者而仲尼一一以弑君加之
何不与奸臣之幸免也鄭伯髡頑楚子麇之死有不可知者
仲尼皆以正卒書之不原其賊何慮无辜濫及也若包藏禍
心以為國患使得幸免則大偽大奸者獲逞矣若迹涉闇昧
必加之刑則善良雜弱有以誣罔而受大惡矣此春秋之訓
也左氏以二君書卒皆從其赴且雖其講禘之人亦知弑君

爲大惡春秋之時弑其君而自立者衆矣又肯使赴於鄰國
曰某弑君乎使弑者皆不以實告春秋又何從而書之蓋二
君之死事涉闇昧不可決知故聖人不書弑示與衆共疑也
果當時明知子駟之賊鄭伯公子圍之謚楚子豈得不書哉
言庶其密州齊悼公三人傳皆言以弑死而經書卒其意亦
若此不然作傳者妄當以經爲正

春秋辨疑卷之五



靜嘉堂文庫所藏



	28
	2
1	36





春秋辨疑卷之六



書至辨魯之出而有一事者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事或本其事致之二家諸儒皆失其義故詳其說焉

魯公之出春秋或書至或不書何也所以謹公之行而且致其義也國君一國人神之主出入之際存亡以之不可以輕古之君國非迷戢與天王事未嘗出境以其不可輕也東遷以後諸侯僭亂出入无度與金鼓交橫天下非其侵伐則盟會之行矣故聖人於其出而有憂危則書至雖无憂危而久留於外亦書至所以然者示君人者不可輕也國眾不可久於外也按隱公之出當春秋之初天下之亂未甚搆雖有盟會侵伐未嘗書至至桓公盟戎于唐會諸侯伐鄭致會致伐始於此矣莊僖之際盟會致數而鮮致者蓋是時齊桓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公之出无他虞

也成襄之間晉楚爭伯干戈歲侵故盟會鮮不致與昭定之時諸國大夫專政尤甚魯亦有季孫之患故終於獲麟公出罕有不致者雖內伐邑亦致焉由此言之則書公至者危其行也懼其不至故書至也猶之大夫使而歸未嘗書惟被執而歸者則書至皆憂其不返幸其至而書也襄公自楚還至方城聞季孫子取于遂不敢入則知書至者危其往而幸其至也然魯公一出而有二事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其事或本其事致之則又有旨也按聖筆所誌如二事俱正則以前事致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有善惡焉則擇其可道而至或惡之或與也僖六年公會諸侯伐鄭遂救許公至自伐鄭是時齊桓公伯諸侯討鄭以其逃首止之盟而救許則有愛中國之心此所謂俱正故以前事致著其本謀也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盟于臯鼬公至自會蓋晉侯合十有八國之衆謀爲蔡伐楚終亦不克而使伐楚救蔡

之功反歸於強吳雖復盟于臯鼬何所爲哉故書曰侵楚明其不敢顯然率兵以臨之書曰公及諸侯盟于臯鼬者不與晉侯之重是盟也凡公會諸侯而後盟未有再出公而言及者以其主在於外也獨此再出公而言及惡晉侯不能攘夷狄以安中國不予之者也故以內爲主而書公至自會所謂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也所以反主於我者如非彼焉以見其不足予也成之七年會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十七年會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是時中國不振而晉侯無桓文之資不能與楚爭鄭雖有救之伐之之役徒勞而已故皆書至自會著其救之伐之之不足道也僖二十八年會于溫遂圍許公至自圍許以後事致也襄十年會于相遂滅偃陽公至自會以前事致也蓋溫之會晉文致天王而朝之相之會則會吳而滅中夏之國故一則以前事致一則以後事致所謂有善惡焉則擇其可道者而致也乃天子不可道也故以

後事致曰至自圍許滅諸夏之國亦不可道也故以前事致
曰至自會又僖四年會諸侯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公至自
伐楚是時楚國猖狂不道侵犯中國齊桓病之久矣會于櫟
盟于貫以謀之蔡其與國於是侵蔡伐楚盟屈完於召陵卒
使強楚率服訖桓之世截然无侵突之患則齊桓之功著矣
故以伐楚致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予其伐楚也襄二十一年
會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公自伐鄭是年又會諸侯伐鄭
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此晉悼之伯也鄭自桓文死後或即夷
狄或歸中國故晉悼比歲大合諸侯而伐之鄭輒反覆亳北
之盟鄭雖同之尋又叛去故書至自伐鄭以見盟之未能服
鄭至蕭魚之會鄭卒歸中國楚不敢爭者二十年皆晉悼之
迹亦可道也故書至自會與其會之也然則齊桓伐楚盟于
召陵不以會致何也曰征伐刑也盟會禮也禮以綏中國刑
以威四夷楚南夷也未嘗與中國盟會伐之可也盟之豈得
已哉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之謂也鄭中國也嘗與中
國盟矣伐之爲不得已會之爲可道也故於鄭致會予其會
也於楚致伐予其伐也言非伐不足以懲之此聖人崇中國
外四夷之深旨也又襄十八年會諸侯同盟于祝柯至
自伐齊此則不與列國同力而圍齊也齊之侵暴夷等伐之
可也畢力圍之甚矣故以伐致案僖公會諸侯圍許至自圍
許時晉文始伯兩合諸侯許皆不至圍之可也此不以圍致
則不與列國圍齊可知矣又成十三年公如京師遂會諸侯
伐秦公至自伐秦以見公之朝王非其本志則惡可知知此
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以惡之也又成十七年公會諸侯伐鄭
晉人執季孫公至自會以公不見禮於晉侯故以會致所謂
不致其事也然則同盟而致伐不與其圍也會伐而致會如
不成伐焉諱之也又襄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
至自晉此不與晉侯盟公于長檮也天子盟諸侯于國城之

外禮也諸侯而盟諸侯于國城之外嫌也故曰公至自晉不
與之也是故以地以國致者直謹其行也以事致者有予有
奪微旨在其中矣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成十三
年沙隨之會諸侯不見公書至自會是年又會諸侯伐鄭晉
人執季孫書至自會此豈得意乎公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
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且會于溫然後圍許伐鄭然後會蕭
魚而俱以後事致如以盟會為大則會溫不當致圍許如以
征伐為大則伐鄭不當致會如以二者為偶則伐楚盟召陵
伐鄭盟亳城北則何以皆以前事致左氏謂告廟則書至且
諸侯宗廟必在都內昭公失守在外如齊如晉盟于剡陵皆
書至豈告廟乎蓋出必告廟而後行反必定而後告廟此邦
君之常禮也左氏之說乃當時之常禮耳而不知聖人書至
者所以謹公之出且以示義焉其後世睹此而知國君之卒
不可不慎也三家之說俱失之矣又夫人例不書至德文公

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譏夫人无父母而歸故書至危之也
文姜之淫亂幾於泯國文公不監前禍復縱夫人非禮而行
禮父母然不許婦兄弟之家故仲尼特書於經所以勗後世
開有家之道也

石鶴辨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若王道失政馴致
禍亂而譏切當世故簡其筆微其旨筆則筆削則削以成一
經之訓非止尺依用舊史事辭也其大畧猶見於傳記挾家
語孔子讀晉志見董狐書趙宣子弑君事曰惜也出竟乃免
時趙穿弑君宣子出奔不越境而返故家語左氏皆載孔子
歎惜之言然皆未明孔子之心也凡春秋書人人弑君弑書
其親刺刃者書其為首者耳大臣之作逆亦未必自手刃必
有為之使者若後世果異司馬之徒皆弑君之賊豈自手刃
哉此必宣子有弑逆之謀而趙穿為之使耳故董狐從而書

之孔子又從而書之得其詳也不然豈可以大道之事加於
平人乎宣子在當時号賢大夫故孔子歎惜云云盖辭遜以
避謗而已非實賢之也人固有容止賢也平居所為賢也及
臨利害之勢不能守節而變甚者為梟為獍盖多有之趙盾
之徒是也作傳記不能稽仲尼之心而失其詳後之季所則
又曰趙盾實不弑君其失益遠矣今春秋亦書趙盾弑其君
是則孔子依晉史所誌而筆之也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
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一言之信今春秋只書
丁亥楚子入陳不載叔時之語是則孔子因楚史所誌而削
之也所謂讀史理必楚國之史若魯春秋不應載楚國之事
如此之詳備又曰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孔子曰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今春秋只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无諸侯朝王事國語稱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而春
秋書糴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亦不言圭磬詩云衛為狄所

滅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春秋
止書狄入衛不言齊侯封衛書城楚丘亦不言衛徙書曰秦
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而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
師左氏載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而春秋無書逐君之臣者推
之策曰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而春秋無書逐君之臣者推
此質之則知仲尼於春秋有筆有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於
依用舊史事迹辭語明矣是春秋之詞聖人之詞也經書云
隕石于宋五句六鷁退飛過宋都歐陽永叔以六鷁石五名
數先後之書之不同皆无意義西狩獲麟不書我麟鸚鵡來
巢不書我鸚鵡豈仲尼獨謹於記石鷁而忽於麟鸚鵡乎聖
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何必謹於名數此說非深達春秋者
也且既曰孔子筆削矣永叔亦云筆則筆削則削使舊史所
誌如此而无意義自當削之何必留此以惑後人且既筆之
則是其有旨矣六經惟易春秋出於聖人手而春秋紀事不

尚文其辭尤簡嚴有法一字重輕先後不妄下如星隕隕霜而復乃復之類是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河乃復二子之廢君命則同也然而難之辭故教書而復下書其奔遂書乃復下書其卒則知教以姦无故弃命遂以病不得已而後返則其罪亦有間矣所謂一字重輕不妄下有如此自上而落謂之隕星霜皆隕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于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所謂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攷其書災異事亦各有旨故日曰有食之不名其食者不得而知也傳曰啟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於郊牛曰鼯鼠食名其食者可得而知也螽蟘不言有者常物也以其為害故出則名之書曰螽蟘而已蜚蠊曰有非常物也有蜚有蠊有則為非常非常者謂非常則異也麋先言多蠧後言生者多麋蠧生蠧害物之虫不宜生故直名其生曰蠧生也麋者所有也澤之常物多則異常抑或

為害故以多目之曰多麋也猶之大水大雪皆以大然後為害故以大目之曰大水大雪也獨桓三年雨雪不言大者十月今之八月誌其異常也不為災害則不書也然則曰多者不宜多曰生者不宜生蠧生雖在冬時不傷禾稼然而害於蔬者民之食也傳曰蔬不熟謂之饑故春秋誌之亦憂民也說者皆云蠧生幸其不為災非也不為災則春秋不書曰有者不宜有曰大者不宜大故不特書名而已必言有言多言生異於螽蟘只書名而已鸚鵡曰有來巢鸚鵡者他方為常禽本非巢育於魯為無傳曰鸚鵡不逾濟故書有書來來者自外而來也書巢也如此則名以隕然後知其石見其數故曰隕石五鵠先日其數然後知其鵠之退飛故曰六鵠退飛春秋書法當然也二者常物不可言有唯隕退飛為非常故并數誌之此記異也不可與麟鸚鵡同而論麟非常物鸚鵡魯之所多其有來狩獲則異矣蓋歐陽子抑未朔災異一事

聖人於春秋紀災異紀災重其及害於民示後世之憂民也
紀異著人道失敗而兆禍亂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
於冊故月食之變未常一書以其常事非災非異也凡書蝨
蝨水旱蠧生之類紀災也書月星之變地震山崩隕石鷓退
之數鸛鶴有來巢與夫西狩獲麟者紀異也異之小可容或
無應然禍亂之來其兆未有不先見者故聖人謹於紀異將
使智者觀焉則自得之矣聖人作春秋以待後之君子故辭
簡旨微非若五經文理或誦童蒙可肄也則其所書豈止徒
為勸戒而已矣歐陽子又曰孔子仕於魯不用困而歸且老
始著書得魯史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始終無義其說
愈為無據矣案傳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至十四年始
獲麟使孔子家藏舊魯史孔子歸得之則所書不及麟若曰
得史於國則國史固有掌之者無緣獨得其殘編斷簡理必
取之於國若曰獲麟之日適孔子取國史修之則春秋編年

蓋以誌夏秋冬首月以備四時不尔則盡於十二年可矣何
必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如此則為得魯只於獲麟者其說為
無據矣魯之先代不經秦火亦無衛國狄人之難故都朝市
典章文物仍存不應於史缺遺如此則謂得魯史只起於隱
公者其說為無據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如此則謂春秋始之無義不可也按經曰狩不言所
獲唯西狩獲麟其年只書此一事如此則謂終之無義為不
可也雖然歐陽子之孝抑二三矣既曰得魯史始於隱公又
曰秦離不復雅孔子脩春秋既曰紀災異著勸戒而已又推
陰陽五行以論災異曰孔子得書自堯典至于秦誓又曰斷
堯迄秦秦誓十有一年則曰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又曰文王
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是徒肆一時強辨
以屈服孝者之口亦竟無的論也唐韓退之作獲麟解以麟
為不可知又出非其時意謂非王者之瑞乃聖人不祥之兆

不欲負其說以較異前人故微其辭亦叔因此遂又曰無義是又未善讀退之之書退之之意亦謹矣大儒先生世所信仰吾恐後進借此而誣聖經故特為之辨

春秋辨疑卷之六

春秋辨疑卷之七

諱辨案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柁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一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

諱者何不斥言也避其名而孫其詞以盡愛敬之道也為尊者諱何王師不書戰天王不言奔衛朔不稱諸侯納是也為親者諱何魯君見弑不曰弑夫人見殺不曰殺出奔曰孫戰不言敗之類是也為賢者諱何曰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直書之則害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仲尼撥亂救荒之志也滅項不言遂踐土之盟不書天王是也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故聖人書二侯之事有為之孫避不斥言者有微旨也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滅項者齊也不書夏遂滅項者不斥言也者有微旨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齊桓平而又昧此一率故聖人於此不斥著其惡

而爲之有孫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烏乎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睹聖人於此有孫避之辭以見不善爲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晉侯致天王而下盟諸侯此晉侯之不正也今列書諸侯盟于踐土次書公朝于王所若王不在踐土然然者不斥言也所以不斥者晉文之惡而爲之有孫避之文者予其有一群后禦四夷之功也烏乎非實爲晉文諱也欲後之睹聖人於此有孫避之詞以見不正爲而欲有爲者勉以從正也所謂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也春秋爲賢者諱特此二處其說可通然文微而實不沒也公谷稱爲賢者諱不一谷梁又云爲尊者諱恥爲親者諱疾案春秋爲尊親諱亦各隨其事有不可斥言者非爲定其恥與疾然後諱也又云爲賢者過其說皆非也齊桓晉文之爲賢特賢於春秋之諸侯耳仲尼於此二人之事有爲之孫避不斥言者非以其賢也將以示天下後世之法也故其爲之諱者特微其文而不沒其實也如上書齊人徐人伐英氏次書夏滅項中間无別事則齊項之實亦不沒矣如上既列諸侯盟踐土次書公朝于王所又列諸侯會于温次書天王狩次書公朝王則晉文致天王之實亦不沒矣故春秋所書諱非沒其實也特不斥言之耳先儒以爲爲賢者共諱二傳之妄亦未之及特不可一一從其說而已

遂事辨

聖人之於臣子有責其守經事者有與其適交事者責其守經事者嚴上下之分也與其適交事者通一時之權也不通其權則持祿之人畏事偷脫或爲國媒患而招後悔者不嚴其分則好名之人要功生事或至亂國之太常是以聖人兩通其情以示天下後世使爲臣子者度義而後行不敢妄作也故春秋書遂事有予之者有罪之者曰遂成虎牢遂伐楚

之類予之也遂逆王后遂滅偃陽之類皆罪之也澶淵之會
虎牢之役皆大夫之爭而澶淵之會諸侯大夫皆敗書人而
虎牢无敗文則知其予也凡書遂以經文質之則聖人褒功
貶罪之意自可見矣如齊自即位至僖之元年凡會遇盟摠
十有三皆書爵率兵者十有四皆書人至侵蔡伐楚始書其
爵校之前者書人則知其予之矣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
始若有故也

春秋不書辨

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率則天下治矣一有失
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是二
者王人操之俱不可失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
末也而未足以得人得人者必資之於福福者積德以爲用
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
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以討有罪以詰邦國
以威天下莫大於甲兵而甲兵之事以衆濟衆或叛貳則雖
有知勇益世不能以肅勝是用之者必有道也故曰王政之
末也至於恩惠所在人懷而歸之雖行之以无心而歸之者
必以誠人誠而歸之則爲之服勞爲之犯難將惟其指顧而
奔走之大夫得此必至變家而爲國諸侯得此必至變國而
爲天下則雖有甲兵之利莫之能制之矣此之謂以柔而強
知人歸之則天從之猶影響之必效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以晦而彰故曰王道之本也較斯二者
如不得已失威猶可也福去則本亡猶能以獨存者未之有
也故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戎未嘗得與臣
下得私恩惠之福誠之威之爲末猶可以分人福之爲本獨
操之不可失也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予大天得作福於國
也詩戒諸侯專封者詩曰无封靡于尔邦齊桓之盟亦曰無
有封而不告則周制不与列國專封可知矣不与有國者得

作福於天下也周官凡施惠必以王命而誦王志者班行邦
國之間皆深慮威柄下移民不有王強侯大夫乘之以軋已
故設官敵告防禍於微如此豈非福者不可失耶春秋間有
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以一時論之
似无害於王然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
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商紂
之時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奸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
无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仲尼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
其无王罪之也至於釋而不殺復畀其人民社稷則皆不書
者亦不与邦君作福於天下也春秋作征伐自諸侯出則王
之壹柄去矣若諸侯推恩布惠於天下從而書之則威福二
柄皆出於下王道於是絕矣尚可以訓况福者王道之本本
存則王道可以興本去雖威存亦終必亡而已况威已去王
室邪故不書於經存王道也夫宋之公子驟施得衆遂以弑
其君而篡國齊之田氏厚施得民卒之以傾齊二者皆以不
義行惠猶克享其南面之貴况以德行惠者乎傳曰三代之
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
不足以保妻子則知王之存亡實在於福威亦未矣且周室
東遷威柄下移雖終於不振而天下共尊而上之如衣裳之
有冠冕子孫據位保族猶歷世數十誠以文武之澤洽於人
心者未忘王之威靈未及喪故也至秦以干戈合天下一戶
尺土不以分子弟功臣其強至大而二世遂亡惟恩惠不施
人心去而天命不佑故也由是論之福亡者雖強於秦不足
以救亡福存者雖弱如周猶足以存則王之存亡在福威之
爲未可知矣是以春秋具載列國擅兵以相攻奪至恩惠之
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其意亦曰威者未
也雖去王室足以啓亂未足以遽亡猶可言也故書之以見
其亂禍者本也本亡則亡无可言也故不書以示其存與後

之君子其言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
之所以存知其所以亂則知其治矣知其所以存則知其亡
矣知治知亂知存知亡此先王獨立於天下以此也居治而
不知其亂居存而不知其亡此後世所以失天下也春秋具
其義所以訓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此之謂也或問曰齊桓存三亡國而封衛之功尤為顯著衛
人欲厚報之至形於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
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厥後義士以為膾炙談於暴君之
前班之見於傳記則是通天下皆以為善矣觀木瓜之什列
於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為善矣至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
曰天存亡繼絕建邦國正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
懷人心以求天命不一失者也王者在上天下之福已歸於
方面之君尚何以王至此所謂不可言也仲尼不書於經俾
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
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為无王矣後世徒知其善而慕之
幸而遇如周室民未忘德而有齊桓猶可言也一不及焉天
下去矣如此亦非春秋所以垂訓之義何以為春秋諸侯至
此紛紜其論蓋不知聖人於春秋有不書以見義者亦不止
此凡當書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齊桓城邢城緣陵皆率諸
侯以往而二國亦未滅此正方伯救患之義故仲尼書於經
善之也至於衛已見滅於狄及得再建宗社止出於齊桓夫
居諸侯之地而擅王之權至此所謂陰疑於陽不可言矣為
王而失其權至此亦不可言矣故聖筆不書於經如楚之封
魚石吳之封婁封楚平之復陳蔡之類皆不直書於經其義
亦如此或問曰春秋常事不書不又曰不書以成其義如此
不書則亦有非常事焉不書一七常與非常又何以辨曰子
謂春秋何為而作也夫春秋聖人遭亂而道不行假之空言
以遂其志之書也周道懷於幽厲及平王即位大政大法所

以統釐邦國綱紀天下者皆諸侯擅行之所謂无王莫能相
一竟相傾奪極於定哀之際矣夏交乱大者慮敵小者慮滅
无復寧國周室之在其間謹守位号如燭火之將晨一盞可
滅矣然而先王蒙前之澤行葦之仁漸民被世之深乱侯賊
國將欲犯上則慮天下唱義合以害已逆謀未出諸口氣已
索矣此豈天命未去實人心未忘尔周之王業基本之固如
此自平而降卒不能反之於正者非特威權之去而已抑亦
王自无以王非天下已无王也仲尼出承其後睹天下之政
所以乱而无治周之基業所以存而未亡而无位以行其志
以治其乱故私竊春秋之載裁成其文以訓于後而是非予
奪及乎當時不改指斥於詞也於是**有書不書**若周不書出
示王者之无外也王師不書戰示王者之无敵也此之類皆
存王法以垂於後世非為當時而言**有書而貶之者**交文以
書之者若晉文刀召天王以盟諸侯則書天王符之之類是也

有議其非先王之法而書之者若求車求金之類皆議其非

先王之法而斂才之非制也仲尼於魯尚正假馬之名豈有

天王至尊微賦於下而謂之求則其譏可知矣**據先生之法**

書而正之者若吳楚皆僭号称王止書為子盖夷雖大爵不

過子先王之六訓也凡此類皆擬議至理以成其訓莊子所

謂議而不辨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者如此聖人窮而在下之

書言也聖人達而在上則率是道施諸行事則設而為帝王

之制言而為典詰訓命之文是非予奪著為刑賞禁令善

惡之公於天下春秋无庸作矣豈謂春秋止擇事之非常者

直誌於冊也哉

邾儀父辨愚按經其後書邾子克卒則知儀父是字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儀父者何邾君之字也邾本附

庸以其未王命故不得書子所以異乎五等之諸侯也以其

君國故特書字所以異乎諸侯之大夫也未命而不書爵尊

君國故特書字所以異乎諸侯之大夫也未命而不書爵尊

君國故特書字所以異乎諸侯之大夫也未命而不書爵尊

君國故特書字所以異乎諸侯之大夫也未命而不書爵尊

王也君國而書字尊君也春秋導名分之例也左氏曰貴之
公羊曰褒之夫微國附庸之類朝覲不籍於周而王之爵命
亦有未之及其交結大國至於刑牲歃血理宜有之且止邾
魯二國私盟可知何功何善而可喜可褒况諸侯專盟始於
此聖人独先取貴於春秋乎必若以書字便為善則桓公及
邾儀父盟于雒亦褒之美之邪此不攻而自破矣伐曰儀父
名也附庸之君書名與邾黎來同若儀行父季孫行父皆古
人名其說亦非也案春秋書字例有四天子大夫書字諸侯
天子命大夫書字禮諸侯二卿皆命於天子周官所謂設其
祭是也此率大國而言也次國一卿命於天子小國一卿春
秋之初諸侯天子命大夫猶有見於經者夷伯原仲蔡仲蔡
叔之類是也附庸之君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天子大夫天
子書大夫書字尊王也附庸之君書字比天子食采大夫地
食采大夫有王命而不得出治庸其地而無王命其勢等也
凡此典禮之常法也間又有褒之特書字者此聖人之筆也
邾附庸之君最鉅者其後見於盟會書邾子終於春秋非邾
之比也邾人首與齊桓北杏之會又從齊宋而兵始書邾子
克卒此必齊桓為之請命故得書子邾以隘陋禮不足比之
列國大夫只書名尔春秋正名定分必原於實非拘守先
代一定之法盖有從違焉以待後世知變之君子也是故杞
夏禹之後初見於經書侯其後書子以杞用夏變夷不足於
侯也吳楚自去稱王而經書子其意方以王法一天下不容
有二王亦以一國皆夷不足以王也古者四夷雖大爵不過
子故皆以夷狄待之此正天下之大分也莊周曰春秋以道
名分道者治之也治音持非姑循其虛名而已矣此邾邾雖
皆附庸而書名書字異者春秋之法也周莊王弟子克字子
儀楚闔克字子儀則儀父邾克之字益信明矣

敗績辨

春秋書戰敗曰敗績何也曰績者積也績累以成功猶績然也如績麻績苧之類夫戰之勝也非一人一日之力至其敗也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其所由者漸矣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偃於天下也故寓軍政於農講武事於田射御擊刺時練習之四時皆教甲冑器械歲校閱之中夕言大閱者凡兵事所用无不選閱號令則素嚴誅賞則素信以征不仁以討不義然而猶且詢謀于季禱祠于廟候風雲之氣律軍旅之聲上順天之時下盡人之事故能一出攻則無前戰則必勝是其勝也豈一人一日之力猶績之成也故周官以戰功名多其敗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猶績之壞也故春秋戰敗曰敗績與後之君子睹此而知兵之不可不素治而圖戰勝者在於績微慎始也或曰戰敗而君死則先書師敗績後書君滅何也曰國以衆為恃衆以君為元卒衆與君而喪之則社稷猶存者幸也故仲尼書其侯滅觀其文若自滅然所以警于世也示兵戎之不可易也

用致夫人用郊辨不言某氏敗也

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而曰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按此四者特禮之常尔有一不備何礙致夫人主於廟乎如實適夫人歸寧而卒於途且不得入廟乎赴于同殯于廟祔于姑則生者之事如不備則為生者之失禮何妨於死者而不得入廟也哀姜薨於夫人葬稱夫人是以夫人之喪治之矣以夫人之喪治之又寔至八年而後始致於廟也公羊謂公本娶楚女為夫人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魯使為嫡苟以是致齊媵為夫人則齊強楚大我曷敢廢楚女齊曷肯為楚媵實我見魯于齊則廟見而夫人之足矣又何用禘以致之必不然矣谷梁說以為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斯得其實禮妾嫁不廟見祭不酌樽僖公既君尊母為夫人故特禘大廟使之與祭是禘之設

惟用以致夫人而已故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致者使其至也矣本無廟見於是始令与祭故書致言使其至亦足以見其不宜致也礼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有庶子為君為其母總者是妾不為夫人明矣以妾為夫人乱嫡庶之分壞風教之首故至人去其姓氏以示殺焉先儒或以為君之妻因其至特設禘礼以為榮觀此說亦非也果實時君之夫固當有見廟之礼特於禘為失正則當直書以示譏何貶夫人之甚也蓋以致者致其至也故有是說不知聖人以妾本不得与祭今始使之見廟承事故特書致若始至而見焉此微旨也嗚呼禘天子之礼也魯之有禘周公故也成王以是尊周公故獨得於周公廟而行之今雖行之於太廟矣特用之以致成風而已非因禘而致之也故書禘之名凡書祭名者亦譏其祭也僖公特設大祭用以致妾母惡抑甚矣又成十七年九月用郊按二傳皆曰用者不宜用其說也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曰用郊則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啟蟄而郊啟蟄真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二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書四月五月皆失時矣案禮至於九月而後書用郊譏失時也谷梁謂夏之始可以祭春則四月事也五月則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索其微旨必成公因事特行郊礼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事天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於是祈農事而已豈可因它事而特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无故而用也如前代秦苻堅因王猛疾病特為親祈南比郊之比

春秋辨疑卷之七

春秋辨疑卷之八

大雩辨

雩者祈雨之祭建巳月之常祀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事合禮
 則不書也旱則又用之故經書雩皆建午建申之月庸知其
 旱而祭也旱則雩禮也何以書曰大雩非禮也禮天子雩于
 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謂侯雩于上帝僭也故書曰大
 雩其僭也言用其大者則知其僭矣或曰雩者勤民之祀稱
 大者因偏雩著時君之恤民之意但書旱不雨而不書雩則
 見天雖降災為國者不能為民祈澤此二者直書而善惡自
 辨非也十二公之中賢者惟僖公一人而已亦僖公之時書
 大旱者一不雨者二雩則雨而已豈僖公者知是不恤民哉或
 曰何以必其雩上帝哉曰魯郊用辛日經書幸大雩則知
 其雩帝矣春秋於魯惡雖為之諱必使有見焉是以夫人出

例不書至而一書其至者庸見文公不能防閑夫人以正家也也子生未常書而一書子同生不言世者庸見桓公墓也當絕也季帝不可直言而書上辛者庸見其僭天子也季未嘗日所必書上辛者以見用辛則知其僭左曰龍見而季周之六月夏為四月知其為常祀不知其旱而又用也谷曰季得雨曰季知其為旱祭不知其為常祀也至於稱大三家無聞焉未及春秋之義也夫禮者辨上下定民志而止亂於微也然禮不徒行必待能者故足以止亂亦以啓亂為天子不能守其禮使諸侯得僭之是上下無辨民志無定則僭亂並生矣三代之王皆能謹於禮所以措天下於治也春秋經世以明先王之志故於禮之失正逾分者悉書譏之異後之君子前知而謹於禮也自夫禮至禮也一百一十四字先生後刪去

大夫伐沈救鄭辨

伯國大夫與諸大夫伐人自沈始文二年伯國大夫會大夫救人自救鄭始在文九年伐沈以其即莫救鄭則衛中國春秋皆敗書人何曰不予大夫得專也何謂不予曰率兵伐人使之畏伏所謂威也率眾救人使免於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害於天下大夫擅之則害於國况大夫而擅作天下威福乎其後晉裂於六卿魯弱於三桓齊吞於田氏其禍兆基於伐沈救鄭聖人見微知著故於此二役皆貶之所以示後世威福不可移於下而社禍於微也或曰政在大夫始於此乎曰前此於此得一貶尔或問前此之說曰齊桓次匡之歲此諸侯失政之兆也古者列國之兵諸侯率之以聽於天子大夫無得將兵者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列國之卿雖有將兵非其專也故外侵伐之類稱人稱師猶曰某國人某國師庸見權在諸侯也齊桓末年會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不能躬率諸侯救徐而使大夫將兵以往自是

諸侯因而委重權於大夫聖人不予故再書公孫教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凡會者外爲主及者內爲主其功罪善惡歸於主者次匡救徐皆齊桓之命而書我大夫及者如我主焉不予齊桓委兵權於大夫也至於伐沈救鄭諸侯之權盡去矣是以聖人譏失權在次匡之歲貶諸侯大夫專國於伐沈救鄭之時皆原其始也春秋之爲書謹於別嫌明微者惡其侈也桓文之伯聖人元直筆善之者惡其侈王而終於傾王室也大夫救衛中國聖筆不與之者惡其侈伯而實終於傾諸侯也非其深足以知天下之幾其孰能與於此

夫人書至辨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者皆書告于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孟子不書至取娶同姓諱之也襄定哀三公不逆夫人故闕而不書其說非也按春秋書夫人至者三文姜穆姜齊姜也書夫人入者一哀姜是也文姜書至自齊識其專恣桓公不能制也時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侯于讎則夫人已見公而猶獨書至見夫人不隨公而歸專恣可知矣言自齊者不與齊侯送于讎也諸侯送女非禮况其妹乎銓案桓三年乃齊僖公送女十四年僖公方卒而襄公方即位此云送妹非也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事桓之從文姜不如敵笱猶能制魚也則春秋之譏明穆姜至書公子遂以者見宣公不親逆也齊姜至書叔孫僑如以者見成公不親迎也言以不當以也夫人國君之配將以承宗廟治內政可不敬乎哀姜書入者識莊公娶讎人之子薦獻於先君不唯忘孝抑非所以安神灵故曰入谷梁曰入內不受言不當受也凡此皆失禮非正者如以告廟爲是則此皆非正也若曰因其告廟故得書之以見其不正焉則夫人至禮無不告豈襄定哀三夫人皆不告廟謂三公不逆夫人則將娶于何也殊不知春秋之未作夫人內女事史悉誌之而自先王政絕男女不正

夫婦道弊人倫日亂馴致大壞皆原於禮防之廢故仲尼作春秋於昏姻夫婦之際去其與常禮合而一一紀其失禮者經書昏姻夫人內女事凡數十皆非正示後世所以致亂之由俾知謹禮峻防正家之道也其所書不繫告廟與否皆有旨也襄定哀之夫人不書者合常禮故也嗚呼男女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始也正其本然後可以正其末况本之不正也欵正其始然後可以正其終况始之不正欵

葬稱我君辨

趙子曰葬稱我君其謚也恐涉他國故稱我君其說非也慶書公薨葬卒謚曰葬某公文公桓公自然知是魯君若他國則兼國号如葬鄭穆公亦有鄭字亦不俟我為之辨也所以稱我者用見其私謚不請命于周自我云爾謚号於成周為賞罰勸懲之一法諸侯公卿有大功大德及大惡者乃特賜之不尽者也案史記出本屬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春秋

諸侯始皆借用之五等之君又皆謚公仲尼從而書之以見其非正不足以勸懲也其後大夫皆謚子荆楚之臣又皆稱公至于六國逆率王号秦併天下以王公不足稱遂兼皇帝之名焉本由天子失禮馴致之弊也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書諸侯僭謚見禮不自天子出也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也此春秋所以始於隱也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麟而後諸夏遂微周室終於淪喪由四者之柄終於下也用知天下之治則道出於一春秋首三月繫諸侯行事議其非禮違正者示治道出於一也故曰撥亂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唯定公不言我小君者定非謚也定公之妣尔婦人以姓配夫稱如共姜雍姬之比襄公之母妣氏謚定不應定公妾母又謚定其證明矣妣氏卒不稱夫人蓋時遭定公之喪哀公未暇推尊母氏為夫人

葬亦未暇議其後配廟故書葬也非夫人不書卒葬此書著其及哀公推尊配廟同夫人也

不書來辨

凡自內之外則曰如如者往彼也自外之內則曰來來者也我也辨內外之稱也其有當書來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單伯送王姬不書來者不予王使魯主婚于齊也單伯一傳以魯魯臣而書逆致之經傳則王臣也當以左氏為信別有論

魯桓見殺于齊乃邦國之大亂王不能討反使魯主婚焉王失正矣莊公慘然在衰經之中不可以行吉禮况齊襄乃父之讎人乎夫忘父之讎非孝也王命失正而從焉非忠也故不予其來示魯不當受也所以譏王而勗忠孝之道也不書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者見莊公之順非也陷王而不正而忘忠与孝之道也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不書來者不与王贈人之妾母也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王不能正從而夫人

禮之是乱天下嫡庶之分也故不与其來為非正也所以導後世嫡妾之分也其不言天王者譏王之不王不足以承天下而正天下也天王天子 別有論 或曰歸仲子之贈何以

言來而書天王曰彼直贈妾耳不俟譏貶而義自見也仲子不稱夫人 聖人於春秋事有違理失正於是有所予奪之文裁

成其義而不指斥之此孟子所謂竊取其義壯周所謂議而不辨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書來者无使來也齊固无使人來 按傳公孫敖奔齊其子惠叔繼立其後敖來復惠叔以

為請許之將來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飾棺置魯界上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許之如此非齊專使來

也按經先年書教卒于齊見魯不絕其為臣也春秋非大夫不書卒 次年始書齊人歸教喪見魯初不受其喪也生不絕

其為臣死而不受其喪是无礼於舊臣也薄公族之恩虧人孝之道陸子曰我大夫喪而使齊人歸之君臣之義闕惡可

知矣况臣其子而不受其喪乎主書者專惡魯也齊人歸讎
及闡不書來亦无使來也時哀公伐邾以邾子益來邾子齊
甥爲是取讎及闡公惧歸邾子于邾齊人乃令讎闡歸于我
亦非專使來也所以書者惡魯廢置人之君惡齊擅与奪人
之地皆王法所當討也凡此不書來同而事類異則各有義
杜預謂春秋不以錯文見義此真有左氏之僻尔未足与研
仲尼之志也

子哀辨

宋子哀來奔或曰子宋姓哀名也按蔡公子履陳公子留皆
國族出奔何以不系姓而称公子也用知子哀乃字左氏得
其首當是時臣子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
時如公子哀亦可謂春秋之知幾者或曰宋公之子子同子
糾之類亦非也子者對父之稱諸侯薨未葬嗣君称子者以
柩在猶如父存故曰子此繼父之稱也子糾齊襄公之庶長
襄公卒无正嫡位次當立故仲尼正名書曰子言其當繼父
也諸侯庶子称公子子言先公之子糾當立故聖筆云公字止

曰子以其繼父故也以糾繼父称子則小白篡國殺兄之罪

彰矣子同魯桓公之正嫡按傳桓公以太子之礼卒之史必書出子孔子脩春秋去其出字尔聖人以桓弑兄竊國王法

所誅絕故於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出享國也只書子者所
謂對公之稱也若曰有父之子尔非有國之子也春秋大逆
內始於桓公聖人罪其首惡書之雖隱而顯使後世有攷然
尔或曰苜子一也何以見其正与否齊襄既卒而糾書子焉
則知其与也魯桓存而同書子焉則知其譏也同當称出子
糾當称公子春秋紀事雖只一字而事類不同則各有首故
曰善惡不嫌同辭以美惡自可辨也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若梁山屬晉而不言晉梁山

或曰春秋盟會戰敗之所与山崩麓崩直名其地不繫所屬

之國何也若盟于公戰于公並不言公國之地曰示諸侯不
得專其地諸侯受封邦畿等衰雖各有分域然而功罪之不
齊先王於是有所加地削地之法焉是邦國之地制在王也諸
侯不得有也夫能制邦國之地然後能黜陟諸侯能黜陟諸
侯然後能制華夏於治平故春秋書地名不係於邦國言天
下之地制歸于王也春秋書王月或王正月二月三月然後
紀事然後紀諸侯行事者示天下之事必統於王也天下之
地制歸於王天下之事統歸於王而強侯暴國猶能跋扈作
亂者未之有也周之失天下者反此故春秋具其文以告後
也其系本國而言如宋彭城鄭虎牢之類則各有義也

春秋辨疑卷之八

春秋辨疑卷之九

春秋字訓解

如之外往彼也來之內也向我也獻薦上也呈也初獻六羽
薦于廟也來獻捷呈于我也錫上子下也卑與也非上非下
也告謁也有所請也告于廟言謁廟也告糴于齊有所請也
不言求假者財貨易之也告乃求巧之意來言告者非直求巧

於彼以則視其請之也國語文仲以幣圭玉璽如齊告來泛視之謂

之觀審觀之謂之視視者觀之審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

夷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出則有從迹故觀之而已所以則

其意也故曰視揚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其所以言者

又其意之所指也春秋於朔日視諸侯朝廟視朔然後聽其
月之政欲其審故也於魚社曰觀言其觀覽而已脩舊之謂
新新延廟言脩舊其舊致新而已无所增改故也創而為之

之謂作作僖主作立甲之類始創爲之也新作南門之類不
獨脩舊又增大其制度故曰新作議其備也起而置之謂
立荀罃於地謂之置起而置之謂立煬宮武宮言立二主
之宮除去也已久今再興建不言作者以非本無始正創爲
之也故皆曰立觀其文則知二宮既廢今又起置也如齊人
立晉之類晉本康子位卑下衛人尊之使在大位是亦起而
置之之意故亦謂之立傳曰立者不宜立也謂非正嫡次當
立者故於魯則曰即位即就之也言其次當立今正就位云
尔内辭也以此爲始之謂初如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故良
公曰二五猶不足如之何其微則知所謂初者後世遂用之
以此爲其始曰求覓也平交之稱也得不到未可知之辭也
經書求金求車之類誠王室取下之非制也邦畿則有經誠
列國則有常貢非貢非賦而取焉是無法也故曰來求言來
覓而已不以上下之詞稱之誠在王室也所以防後世之貪

殘也家語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於田孔子曰君有取於臣
之謂取有與於臣謂之賜臣有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
獻季孫遂命其宰曰自今君有取不得言假則知所謂求假
非上取下之詞故曰誠在王室也乞卑下以求之也重其
事也尊彼之詞也乞亦求也如乞盟乞師之類皆以其事爲
重故自卑下以求之自卑下以尊彼欲必得故曰乞也假者
借也有還之辭也許田曰假諱易地也諸侯之地皆王者所
封而擅以與人是謂无王而行罪之大者故遂其詞曰假若
曰權借之將復還我焉内辭也用直用也以者其意也意所
使也以者用之意也如鄭伯以璧假許田謂鄭伯致示勤意
在於假田非謂用璧換田也伐楚以救江時楚人圍江陽虜
父帥師伐楚與楚還師而救楚而江圍即解耳是其意也江於
救江也以楚師伐齊謂我元師親臨只使楚師伐之是楚師
伐齊行我意耳非其自欲也如我自爲領帥親臨行陣則當

曰用如用牲用幣之類我直用之而已得者何得也獲者得之難也麟言獲狩而後得之也諸侯言獲獸然必得之也如此之類皆致力焉故曰得之難也宝玉大弓曰得者若偶得之云耳內辭也暨者及之難辭也及者以次及之暨者不得已而相及難詞也如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出奔觀其文則知他為辰所強率辰既叛兄為國惡又強率其大臣以出其心大矣故書暨用見其難所以甚辰之惡而罪佗之不能守正也於後又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入于蕭以叛則以辰首惡次及仲佗耳此一字難易之辨而罪之輕重可見矣乃者而之難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如晉至黃乃復其廢君命一也然書曰復不言所至於下書其奔則知敖以奸無故廢君命也遂書乃復言至黃於下書卒則知遂以疾然後返非輒無故廢命者其罪亦有間矣日中而克葬日下是乃克葬其葬不以制同然至於日下是乃成葬焉幾於不能葬事故曰乃克則葬之兼備又甚矣公羊曰而難辭也謂文句將斷處則用而字筋而續之亦可謂難辭也乃難乎而其說是也不者直不為也弗者不之有改之詞非直不可為也晉人納捷盜于邾弗克納非晉之力不能納以請侯評捷非也子故不成納也公追齊師至鄆弗及者非直不可及畏不敢前鄆齊地公不能謹邊侯齊人來侵而不竟既去而後追之又深入其地始悟畏齊而不進齊大國使其兵眾未遠若邊鄙有伏能保其无危乎故書至其弗及所以譏公量敵之晚而示後世行師之不可輕易也若直不為之則曰不不告月不視朔之類是也壞而撤之曰毀毀泉臺言壞而撤去之也壞音怪夷其險固曰墮墮即墮費謂摧毀其城塹阻險而平之也垣墻曰築築園築邑之類謂只為其垣墻之衛而已耳有壘土曰築築臺之類壘土為之基也王姬之館曰築者古人為居室皆用土謂曰築室百堵王姬之館不唯有居室

之制又在外則有垣墻之衛故摠以築言之也城乘也高廣
可乘守也凡城必高廣又有埤堦以蔽守禦者故曰城言乘
而可成守也按經書城邢城杞城周二者則國與京師非只
為垣墻之衛而已則知所謂城者皆高廣可登守也又襄公
時城費定公時南蒯以費叛於是隋費蓋其城阻可恃故奸
臣挾之而叛若只垣墻又何墮之哉益之所謂城者皆可登
守也左氏之說固不足取先儒較之詳矣能勝之曰克上討
下之辭也納捷苗于邾弗克納以我師屈不能勝彼故不成
納也克殺于鄆能勝之也子曰我戰則克易曰大師克相遇
皆言能勝也揚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還旋也始離彼也復
則反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公至自晉則知言還者已
離彼而未至國不至而復至河乃復皆未至彼而便返此耳
還者旋意同轉也弑戕刺殺皆殺也殘而殺之曰戕以法殺
之曰刺魯殺大夫曰刺言用二刺之法內詞也積習而至曰

殺下殺上之詞也國語下虐上曰弑弑猶殺也言積習而
為之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者漸矣夫為君為父
尊親莫其焉至於見殺其積習久矣故下殺上曰弑抑欲為
君父者辨之於早可也雖然是皆春秋之旨它經則泥矣書
曰讓于稷契暨皋陶及皋陶尔无難意也詩云弗躬弗親刺
王不躬親尔非謂有故而不躬親也故曰它經則泥矣

王天子天王辨

王者大之稱自人而言之也尚書緯曰帝者天号王者人稱
凡物於其類而大者人皆謂之王銷之大者曰王銷麟之大
者曰王麟大父則曰王父天子者言繼天而為子至貴之稱
此王天子名實之辨至於有諸侯之事或稱天子或稱王則
各有旨案觀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于王所
則稱天子賜之舍戒之以率力乃事自是皆稱天子以禮之
於其享乃稱王撫其王至其右袒右立告聽事則又稱天子

賜之篋服命書饗禮推是論之稱王者以大臨諸侯也稱天子者以貴親諸侯也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以大臨之者滅之也以貴親之者懷之也威德並行則人畏慕人畏慕則奸宄不作先王所以能御天下者審於此書曰汝其敬懼百辟享亦敬識其不享凡此所稱乃其常也其曰天王者猶天之王至大之稱稱其至大則其威之亦大矣此其非常也按禮王崩告喪臨諸侯皆稱天王周官司服為天王斬衰春秋王崩亦書天王蓋以大喪之際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奸之所伺乃非常之時於是大威武以防之此先王制禮之意也觀書康王即位公卿大臣皆執戎器周官王喪車皆沒戈戟其嚴衛警守防禦如此則其張皇威武臨制天下從可知矣與夫臨諸侯乃巡守大明黜陟於是有所奪爵者有削地者甚則誅其君滅其社稷抑非常時則其尚威武又可知矣觀禮乃諸侯來朝其臣可知尚有稱王稱天子之異以賤之况天子乃王者自臨下國大明賞罰其稱号亦當有天王天子之異周之典禮雖闕從可知矣推是論之

稱天王者大威武以臨天下之時故曰非常也或曰春秋書天王不止崩又書王書天子何也曰春秋作王者威權喪矣大政大法諸侯擅而行之怙強恃眾迭相吞劫終之陪臣制國而裔夷暴華夏民各徇主不知有王王室趨亡不絕如線是本末大弱之世名分大亂之時非夫剛健大過之材若九二焉不足以震其弱非毒眾窮討之役若高宗焉不足以戡其禍乱故仲尼於春秋凡事有出於王為之者皆書天王錫命而求車歸服來聘歸含且賜會葬之類皆稱天王使來如王簡王狩殺其弟君子入于止皆書天王言於斯時王之所為當大威武不可徇常道此特筆以明其義異後與王之知變也家語晉文公曰天子使諸侯朝今春秋書天王則知皆仲尼之筆是時吳楚之君皆鷓峙虎踞率號稱王諸戎眾

狄存居華夏如此文辭之告猶可治之也欽伯侯暴國迭相
傾噬伯子之存不能十數如此責讓之令猶可治之也欽故
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周僅存禮文而已非撥亂反
正之道故也夫禮者所以杜亂於未萌亂既作矣禮典不能
治譬之養生之法所以去病於未有病既作矣養生之書不
能治之者在藥石也先王經世文武並用相爲先後唯其
時或在平治則緩之以文濟之以武丁衰弱則具之以武濟
之以文以濟武以濟文不易之道也是以顯顯比則行
三驅之禮期既濟則動三年之伐不然以守文之道待衰弱
是以八珍攻惡疾欲其瘳也難矣以戡禍亂之權制平治是
以五毒養膚欲其无癢也亦難矣書曰強弗友剛克瘳友
柔克此其義也若事非王爲若從諸侯之稱曰書王者禮之
常无事筆削於其間也若朝王從王師王入王姬王室王
右與稱王者非自爲也及葬只奉謚号亦不書天王若按周

禮王受車至卒哭小祥禫去只備言君道也若人心也寧无
遠武備故也故春秋葬亦只奉謚号不言元矣其曰天子者
所謂至貴以親諸侯之稱按春秋書來錫印三皆謚也實不
能錫命諸侯此周室所以浸微也然就其二者之中論之成
公在位八年簡王錫命始反古者三載考績三政黜陟由明
成公雖无德效以歲校之如歷三政矣比之桓公弑兄篡國
莊公不能討死又加命文公初載襄王來錫者有間矣故書
曰天子凡錫予稱天子者禮也以其猶可言也記是以著非
也莊王不稱天王者以其寵錫逆賊之人不足以至大稱故
去天王以重其譏重莊王之譏則魯桓之罪著矣聖人作春
秋右武而後文詰惡而優善衰世之術也故事有彼善於此
則予之而大奸大惡不使得遁雖魯桓弑逆不可直筆抑委
曲以彰之是故隱公之薨不地見隱之終非正也桓公元年
即位見桓之繼非正也子同生不言世子見桓公當絕不得

世也諸侯朝桓皆貶之見桓當誅不可朝也至王來錫命則又重其譏如此者不使賊逆之人得幸免此所謂詰惡也左氏曰微而顯也春秋大逆外始於州吁內始於魯桓故聖人彰惡如此意謂世之大亂則從惡者衆向善者鮮小善吾不與之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奸大惡不得而誅則是罰不足以懲當罰不行而能以衰撥亂者未之有也此春秋之義也衰出之微也先儒曰天王天子王通稱也時之儒者又曰詩書易只稱王者天下所歸往也春秋書天王者天下所不歸往其所以王者天也故仲尼書曰天王禮言天王者妄抑春秋爲說也周官書王者三百有奇夫嘗言天其曰爲天王斬衰者誤也是皆臆說先王典禮雖壞可攷見者已如前所陳其義不可誣也若以春秋始書天王則當一一書之何朝王從王不言天也從王伐鄭王室王月王師之類不言天也或又曰是時吳楚稱王故仲尼書天王以別之按春秋書吳楚辭止於子未嘗稱王亦不待書周爲天以別之則其妄信臆說又可見皆不足據也

春秋統辨

守道之經而不觀時之會通者未足與議道執義之常而不度於事之機變者未足與言義之二者皆失也君子於此貴乎觀時會通而不拘於道之經度事機變而不牽於義之常故能因時變理裁宜通變以濟當世自非其深足以通天下之權孰能與此者自之二者至於此六十四言先生後刪去此其說吾於春秋見之矣方天下之政王者之事諸侯无小大皆專而行之僭亂甚矣天王綱既絕華夏浸微夷蠻張橫恣取攫噬天下亂又甚矣而齊桓晉文爲盟爲會于戰于伐使威信復申於列后內則同獎王室外則同捍四英文武之祚振起於震蒙之辰衣冠之俗脫血於虎狼之口可不謂彼善於此者歟嗚呼前此有拒王命者有怒王而取其和者有列

戰與王戰者顧諸侯於王室何如哉魯衛望風畏楚俛首交
陳鄭曹蔡之君奔走不暇顧中國於四夷何如哉故仲尼
於二伯之事猶微文以錄之予諸侯失權而大夫專國命亂
亦甚矣然亦猶有可見者是故圍彭城則為君討非臣城虎
牢則捍楚安諸侯城杞有保弱之功城成周有尊王之義九
此猶可言也若澶淵之會諸大夫辛不歸宋財以彼視此不
曰猶可言也澶淵之會諸大夫亦人而虎牢之類大夫皆書
姓名則澶淵之為恥可知矣當從左氏之說或者皆微者非
也豈此一國役諸國皆使微者

高子來盟魯君之位定華孫
來盟而宋魯之好適屈完來盟而夷夏之兵息皆當時獻璧
馬之計以掩襲人國有如有息者瀆齊盟食話言而奸時疲
民以滑諸夏有知子反者若殺使者執行人以構寡招禍者
不猶愈乎趙鞅之納蒯瞶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
而廢置諸侯不可也况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也故蒯瞶稱

出子而鞅无貶文趙盾之納不正也故捷菑不稱出子盾貶
書人是則鞅之幸為猶可道盾之役為甚可惡也士句侵齊
聞齊侯卒乃還與齊而伐人之喪者有聞矣大夫貪權怙
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若子哀不義宋公而去
之豈非春秋之知幾者欤公季據邑背叛與夫反國篡位天
屬自相滅血亂塵被其黎元者相望于出若紀季知國必亡
以鄗入齊圖存宗祀不唯善於叛者可謂春秋之微子也孔
叢子曰微子云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許叔以國无主入賤
其位不折一矢不頓一刃再與宗祀克復舊物不唯善於篡
者可謂春秋之少康也王室不可赴愬方伯連帥之職不修
天子力大者斂兵強者殺小并弱侯偃強大國之間竟與人
民社稷俱滅比而是若紀侯以齊見侵勢不能抗委宗祀
於季杖策而去國可謂不以所養者害人亦僅乎大王之幸
也驪姬禍晉夏姬破陳文姜哀姜之亂魯杞姬蕩姬鄆姬董

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无父母而歸無媒而行之宜淫恣
放踰檢乱常還二如此天下之婦道喪矣如紀叔姬宋共姬
之守節義雖來繫之夫人江漢之游女固无以加况春秋之
時乎卿大夫之弑其君者比肩接武則天下之臣道喪矣如
孔父仇牧荀息之死節於君者固不容多數可不謂忠乎魯
桓之弑隱叔段之謀鄭宋辰之據蕭以叛蔡昭之賊其出子
是為弟之道缺矣而叔胎非宣公之篡逆終身不仕其朝以
兄弟無絕理雖非之不去言其情足以明親論其風足以
愧殘賊豈惟取貴於春秋抑可勗後世之為人弟者矣商臣
蔡止之弑父是為子之道缺矣而申生不肯傷晉獻之意寧
受驪姬之誣以死雖陷父於不義然非志於仁者能之乎子
曰苟志於仁矣无惡也故書曰出子言未失子道所以勗天
下之為人子者矣凡見殺稱大夫明其未失大夫之道殺无
罪也如有罪可殺則去大夫之号殺良賢是也見殺稱弟明

其未失弟道若有罪可殺則去其弟之号與段也申生稱
出子明其未失子道以甚晉侯之惡宋齊之見殺稱世子其
義同也凡此皆聖人猶有取焉皆善之也傳曰春秋變周非
變周也通天下之變也說者曰春秋无褒錄諸侯大夫之僭
乱皆罪之也或曰實褒二者皆過論也考桓文之興異乎殷
湯周文之德由百里而起之地皆埒於王畿兵皆眾於王
師而假尊周之名脅制群后令字禁止威加海内邦君朝貢
莫或敢後雖无吞周之志而勢已疑於王矣其後大國力攻
迭爭強雄至於嬴氏竟以詐力兼天下夫有桓文之志則為
伯无桓文之志則如賊為篡勢必然也故孟子曰五伯者三
王之罪人蓋有見於此自政逮大夫初也存弱護寡功繼於
伯及其末則晉裂於三卿齊併於田氏魯殘於季孫易曰陰
疑於陽必戰大夫疑於君者必至於奪國諸侯疑於王者必
至於奪天下故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其曰實褒者

不爲過欤然天下之行皆不善矣有近善者焉吾无以進之
則貪惡者獲肆矣天下之事皆不正矣有近正者焉吾无以
進之則敗常者獲逞夫惡能撥亂而反之正哉其曰无褒者
不爲過欤若曰季錄而罪之是不聞仲尼爲魯司寇有父
子訟者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則捨之季孫聞而不說子
曰不教民而殺之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犴獄不治
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
謂春秋所書皆著其罪是三軍大敗而斬犴獄不治而刑不
教民而殺之乃季孫之聽訟耳烏得爲孔子如曰罪不在民
推是以稽仲尼之心諸侯爭伯猶天子之失道罪不在諸侯
大夫專政猶諸侯失道罪不在大夫從可知矣且春秋經世
大訓果无輕重乎奪於其間而一其責乃計罪之策書尔何
得六於五經也孟子曰春秋无義戰余竊曰春秋无正褒而
所謂褒者特其彼善於此者一時之事聖人扶衰救世之權
也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烏呼大夫之事春秋无正褒矣非
惟无正褒專政之初嘗貶之矣以是訓天下後世齊晉猶終
以大夫之擅權喪其國况實褒之乎齊桓晉文无正褒矣以
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若曹瞞司馬之徒終
於盜神器者况實褒之乎

春秋辨疑卷

九

春秋辨疑卷之十

春秋同號同辭辨此說惟春秋可通故為之辨

楚子吳子黜其僭也吳楚稱王蠻子蠻子則非僭之謂也高子季子賢之也則劉子單子非賢之之謂也王之元士以下稱人列國微者亦曰人貶諸侯曰人許夷狄而進之亦曰人或與或否而同曰子曰人所謂賤貴不嫌同號有如此者同號指人而言也祭伯來不書使惡人臣之私交也不言使人齊子屈完求盟不言使則予之矣齊侯葬紀伯姬所以惡齊而譏魯也穆姬共姬書葬則賢之矣凡聘著列國私交而不能勤王述職也而楚椒吳札來聘則善之矣歸善辭也而楚比鄭突書歸非善辭也入惡辭也而天王許叔書入又非惡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有如此者同辭主事而言也

書城辨上

春秋書滅者國覆而祀絕也凡直書滅者罪其來滅者不罪其見滅者言其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兩罪之隨敵人歸者亦然皆責其不死社稷也若自致可滅之道則異其文梁亡不書其主是也有書滅不書其主者夏滅項是也於諱辨陳滅後又書陳先儒說亦通此不辨庸知書滅者見其不當滅按司馬九代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春秋國滅者罪皆不及是而當時遺民舊俗未忘故國故仲尼欲與滅國繼絕世者酌當時天下之心也傳曰滅曰亡國之著辭以此或曰春秋既責君不能死社稷而紀侯去國反不加罪又春秋之亂正以夷狄暴亂若諸侯有能覆而絕之與其種類自相滅亡乃中國之福亦豈是不當滅聖人亦欲其與也既曰自取滅者異其文而胡子沈子書其自滅何也若曰滅者皆覆國絕祀則胡沈鄙沈再見於經非實絕者而四國皆書其滅何也曰春秋之爲書通堯舜之道故有責其徇節死義者有與其不以物喪己而志於仁非拘於一王之法必死者爲賢能也經凡書子書勇者皆繫於五等侯國附庸未王命者只書字先王所爵命也受先王之爵命有民人社稷之責祖宗世守以至于已一旦不顧承難任大而輕委之豈爲人臣子之義使有國奉如是則王者天下將誰與守故春秋書國滅君奔者罪其不死社稷也敵人以歸者同義此之謂徇節死義責其徇節死義者所以勗後世之爲臣子者知所守也古之聖人洗心於道存亡得喪融爲一致雖據宗高大宝天下尊榮者得其傳視弃如脫弊徙者堯舜是也後世以社稷爲重唯慮或失殺親屏族謂之大義下及春秋之時奪國篡位骨肉自相刺刃使生靈膏血塗蟻郊野比而是至有父子稱兵如衛輒崩賸曲士肆辨猶曰有義是豈復知有堯舜之心哉惟紀侯自計國弱不足以拯亡而時无賢方伯可以控告不忍與臣民宗族俱斃俾季以鄆入于齊

存其宗社於是杖策而去之是亦知有貴於物者矣方之堯
舜之卒雖不帝大明之蒿炬於春秋亦可謂幾於道矣故書
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反之詞善之也不言齊滅宗祀
猶存于鄆言大去者決去不反是去之大也決去不反則齊
國矣而紀侯不名則知其善之者信矣此所謂不以物喪己
而志於仁予其不以物喪己而志於仁者通堯舜之道杜萬
萬世之爭端也昔滕文公困于大國之間問計於孟子孟子
對以大王去邠又曰効死不去請度於斯二者孟子季孔子
夫豈无決然之策首鼠兩端抑通陳帝王之道帝堯舜也夫
天无不覆也地无不載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仁民愛物无華
夷之限篤近以及遠尔庸詎屑然務殘夷以肥華真哉雅
之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皆美周宣中興之詩於獫狁則曰伐
於蠻夷則曰征而止未聞以滅之爲是也高宗之鬼方虞舜
之於有當亦曰征曰伐而止尔未聞以滅爲是也詩不云乎
小雅尺廢則四夷交侵使小雅之政具則无交侵之禍故春
秋不專罪夷狄之暴莫君子之端其本也夫五等侯國皆有
軍制衆寡雖殊大國二軍次國一軍
小國一軍各足以禦衛若師有出
者有守者外或敗北内足以存縱敗而不亡此經臣之大典
也若軍竭國衆徇於危亡之事或一敗塗地知社稷存者幾
希矣故戊辰之役書胡子髡沈子逞滅者罪其禍國從人於
死地也二國宗祀未絕而皆書自滅者所以警于世也胡沈
二月再見于經故知未絕而書自滅者是自滅之道也二國
不亡所謂幸君子不言幸故書滅其後世睹此而知用兵之
節也二侯書名若卒當名亦自有辨按經襄六年宮人滅鄆
四年又書取鄆相去幾二十年庸見前此鄆之復存也定公
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又書許男圍
頓庸見許之復存也夫鄆許二國既滅而再見是必宮鄭海
禍而反二國之君而聖筆不書其事者不予列侯得專廢置

也不予列侯得專廢者一天下威福之柄於王也能威之威

亦大矣又再建立之此之謂作僭王事也夫有天下者威福

在手然後能用天下有一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一國周

室終於失天下由威福之柄下移於諸侯也諸侯終於失國

由威福之柄下移於大夫也故春秋凡大義有害於王者皆

不直書而微見其旨焉作後王之鑑也僖公伐邾取須句而

反其君經亦不書其事只書取須句罪之也亦以其義害於

王所謂春秋貴義正如此類楚王復陳蔡二國亦不直書只

以陳侯蔡侯自反國為文義亦如此然春秋有直書以著其

罪有貶之以甚其惡者按齊於莊公十年滅譚稱十三年滅

遂稱人晉侯於文十五年滅赤狄潞氏稱師十六年滅赤狄

甲人稱人二侯在位三年間再滅人國惡可知矣故初皆稱

師所謂直書以著其罪也皆稱人所謂貶之以甚其惡也春

秋之貶皆於其甚者齊晉大國滅人之國亦不用衆而書人

者則知其貶也春秋之詞有微旨稱人者師少者稱人此二

役有必非師少與微者又春秋自文公以前侯凡滅

人之國書師書人者專罪諸侯也猶曰公國人公國事在諸

侯文公而下則政在大夫凡滅人之國出於君志則書其君

曰師曰人君之志也出於臣意則書其臣書公帥師自襄六

年書言人滅郟之後君書君臣書臣更无書人書師者情見

大夫張而擅權也春秋終於列侯失國由大夫之張也故聖

人兩書之示世利器不可分於人也是故滅一也書不同如

此者聖人之微旨也

書滅辨下

啖氏以為凡書見滅者皆罪之何待聖人不宏也按當時見

滅者皆小侯弱國雖或政亂失民以先王之道格之未可在

滅之與周官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言行如鳥獸內外交

亂則人道絕矣故滅之因其敗績而自絕故也非是則不滅

况春秋以帝王之道經世豈輕絕人之後哉又曰國滅君不
者不名既書其滅罪自彰矣隨敵人歸者書名罪重於奔者
既責其不死社稷又无與復之志位必絕也奔者不名位或
未絕也奔者以歸者俱是不為社稷死罪等不為社稷死何與為輕
重且小侯既為大國所屬執則族屬隨之何錄而圖與復聖
人罪人豈如是不怨哉斯亦不中於絕之說也蓋特元明主
強侯吞滅小國以自封殖然當時奔執者豈有罪哉聖人之
責之者示後世之法也如此始可與言春秋矣按鄭六年鄭
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書許男圍蔡如此則歸書名
者豈是位必絕哉經書吳徐徐子章羽奔楚如此則國滅
君奔者豈不書名哉夫遠侯小國盟會或未與朝聘或未
通蓋有不知其名者不可為例也如諸侯卒亦不有名或問
禮諸侯滅同姓則名之經書衛侯燬滅邢是也然晉滅虢滅
虞齊之滅杞楚之滅麇皆同姓也不書名何曰記禮者約春
春秋為之說非真先王之典也以傳攷之晉滅虞而修其祀
紀侯去國宗社猶存于鄆故經書紀叔姬歸于鄆待之猶國
也若鄭既為齊邑則魯女豈歸于人之邑是知尚為附庸是
二國皆不書滅宗社未絕故也春秋之時滅人之國唯二侯
猶有先王之義故得不坐滅國之罪猶皆可以為善案齊侯
入紀葬伯姬亦直書无財文比之於他无故絕人之宗祀者
此猶可道也春秋凡書滅者皆不當滅而來滅者罪自顯著
在其同姓則知其惡又甚亦不待書名然後辨故楚子滅夔
名惡自可知矣衛侯滅邢書名者抑自有旨是時天王播迁
于鄭纔未浹時傳二十四年冬天王居鄭次年正月衛侯滅
邢衛燬不顧天王在鄭敢行稱兵滅人之國无王甚矣不臣
之心莫大於此故聖筆特書其名深罪之也非謂滅同姓也
春秋有文起於此而義在於彼此之謂也若夫晉滅虢見於
傳記諸子之書獨聖經不載只書滅下陽說者謂下陽號邑

宗廟在焉下陽滅則號隨之切謂我未安夫號國名也祀絕
則國亡矣當書國名若只書邑焉知其為號國也言國可以
兼邑言邑則不見國春秋之辭雖簡皆足以辨事矣不如是
之昧如宋彭城鄭虎牢皆繫本國而言故知一邑之屬二國
未有只書邑名可知其為其國也又聖人筆削雖有所謹避
必使可見非終沒其實也如魯僖天子零上帝經只書大零
此所謂謹避不斥言也唯於昭公卅五年書上辛大零凡零未
嘗書上日獨於此書上辛者魯郊天用辛則知其僖帝矣此
之謂必使有見非終沒其實也推尋經文无見滅號之疑
下陽屬號為附庸如鄗之屬齊自有宗廟故經文書滅祀絕
故也先儒或云號亡由虞公賁賂不顧鄰援輔車之勢故聖
人不書晉滅號專罪虞也而按經文亦无虞滅號斯義未
安姑以俟後賢不然春秋文也

春秋辨疑卷之十一



靜嘉堂文庫所藏